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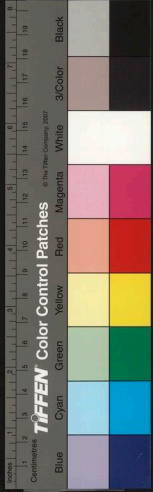
紅印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3467008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近始齋先生文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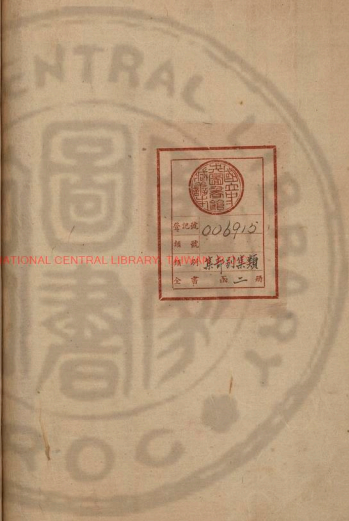
近始金先生文集無卷

第一編其論學而有

知產書該學辨其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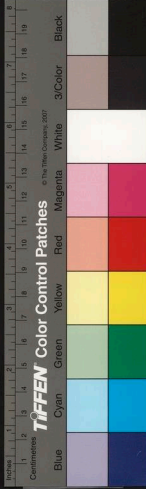
而有鄉兵日記而正錄亦

積石齋燹後析之條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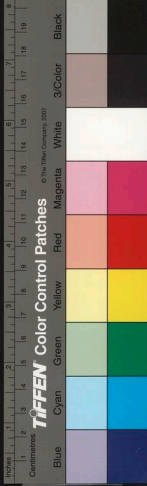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近始齋先生文集序



霍炳壞汚而石亦復其
粗完穢宮無出此嗚呼
先生空天地精粹之氣
生歸魯侍禮之口齒靜
息不雜出訓之內又
能助學等志近求遠取

以情之蒙理之趣以業
成于家漁修於外則譽
實如言華開彌大薦刺
美富瑞祥在年美崇
一聖象師而名公巨卿
皆於官位輩行而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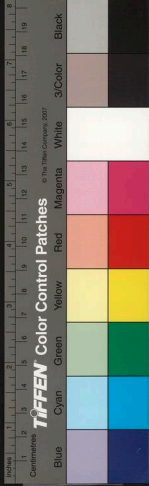
之笑及之拆緝奏名而
之儋和賀至於薦中於
天朝其生質之羨慶
可力固不可強之抑氣
之若子能為斯乎故
嘗就其居之南湖小寫

續書其中而為之曰近
始善取宋子求之自近始
之蒙石先生先君子後彫
云兄弟早遊退陶老先
生門下聞其言德先生
之學為之蒙庭石湖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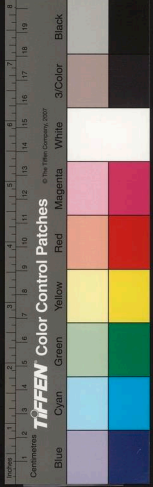
又在口舌區則先生之
求名也於名厚如之而
大賢之居名此其甚也
去大賢之去名此其來
幸也其來之又其此

其近而名也足以修之於
身則門徒去的名事也師
法行之於家則孝友出
己人學也其所以爲
學則日取聖賢之言沈
潛及渙而充動於禮情



采衆說而服行之者及史
氏雜家之流也無不為
穿剔抉心知其說其文平
補典實不事雕飾在理
自到讀之流意留後在
不流於浮靡見之於法皆

其實里而多不為也
書之也者出之微之筆
卒就其志不其而極所
至望家是之已耶德鄰
居比壤又獲與先生之
曾孫錫胤者遊一日錫



胤書袖一篇來而堂且
語曰此吾先祖遺集也
先祖少有志於學業未
及日以趙先生之存而
遠來質糶予之一時此書
乃予之所用積有書跡

爲倡家討賊所以今日
祀西泠錄著第幾卷
累勅獲如祥而書卷
中俱壞爛不收其幸存
其大怪也流無可容
至厚石傳德鄰菴



不敢書此名字曰其編學
甘德家西江編著書必
寫多觀其命不全固多惜
也抑以余論之入之所以
多於親密者其書必此
已誌之古然其藝之固

有名譽者其書必已行世
以是名已者必其是乃如
求哉先生以孝養一也
而又鞠於世母其事者
母少子父母生則養之
強則教之及以餘力治



學以禮日有學之為始
既身居一節島夷內訌
象為安守 濠廟陸沉
玉務而特則先生拯
袂而起泣血望壇而
同志圍弦交兵直躬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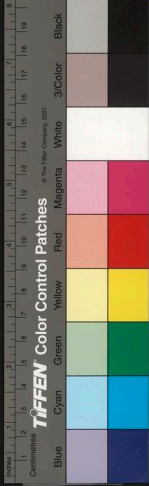
鋤害推輓撻既雖
暴露珍瘁大命頽墜
未見其廓浩之日也
志而志趨矣然則先生
之學以不假之德而為
先生之事業有不待文



字如立沈者錄之題括
為懇切之欠改之之慕
第壘之心忠蒙書為石
此死編之志其他此卷
片之清之塊燥之條能
不此欠其意女志是以窺

甚一斑則矣是石清也口
流筆難矣家德鄰贊
厚錫胤書因要石量不
而強書石清書之律之
如此云

上之二平四年戊子元月日



洛學陰陽趙德鄰序

近始齋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辭

和秋風辭

又和漢天子辭以聖同人報我

又和泛汾辭以寓意

詩

陶山言志示同樞

陶山清夜寄友人

清涼山中吟奉徐行甫思遠郭養靜楚兩



尊兄

東寮月函戲草自警

景澗叔往省葛川

榮城旅館奉送任卓爾此歸觀日下

伏呈趙月川魯文行軒

將向文華與卓爾晤宿四美醉和

喜逢卓爾自月川來有作

奉次任卓爾

奉別金杜稜隆文罷樓還歸

奉送卓爾尊契歸觀浴城

贈龍潭

奉和美人三疊詩呈龍潭

聞乘輿出狩痛哭書懷

和任卓爾

書窗下置梅竹二盆翠影蕭疎玉香將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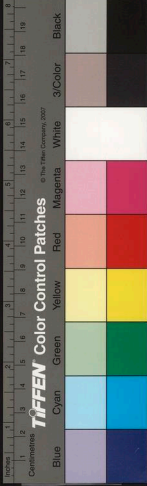
有足佳玩吟成一詩謹呈月川文

枕流亭謹次月川文韻

枕流亭演龍潭韻

蘿石主人騎牛先去拈出唐詩中韻聊抒

其意



失題

齋居夜坐偶吟

鳳停榜會記意

奉酬權松窩字韻以道其意

謹次月川丈韻

喜聞金鶴峯誠一文還自扶桑

謹次月川書堂偶興韻

贈河元龍應圖

次克休韻

次友人韻

讀朱書疊韻

川南逸會恭和古人韻三首

偶書

伏呈月川丈

除夜有感吟呈北厓兄折○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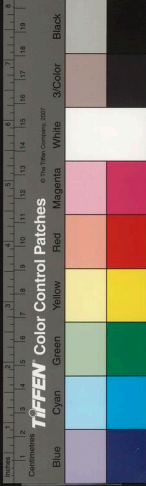
吟呈北厓

復次

驢上口占聯句

感寺名遂次三

次韻



續奉櫟厓兄

奉和任卓爾

再謝李宏仲德弘文

奉謝櫟厓兄二首

致遠臺松下示郭存齋養靜徐淨友行甫

暨北厓兄

出前臺有吟

次郭養靜層字韻

致遠菴聯句

追次養靜高字韻

謝道岡契兄

濯纓泛舟奉贈卓爾

連床寒店夜久論心

奉贈卓爾契兄二首

短句示器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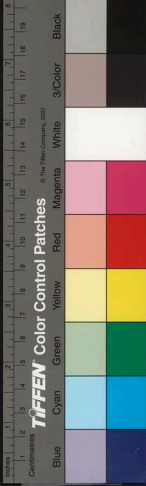
絕命詩

次月川文韻

和蒙齋李兄安道韻四首

謹步奇韻仰呈月川齋下三首

失題二首



天淵臺謹次月川丈韻

日休堂謹呈月川丈

謹次月川丈天淵臺韻

吟呈永澗尊契

呈北厓二首

失題

龜臺追送卓爾集句

枕流卽專用古韻

贈卓爾

留卓爾

與卓爾共栖仁菴聊次示詩

泛濯纓潭吟奉卓爾

在陶山人日奉呈月川丈二首

送別景潤叔歸省福川

月川有詩次韻謹呈

陶齋雪月夜望芙蓉峯寓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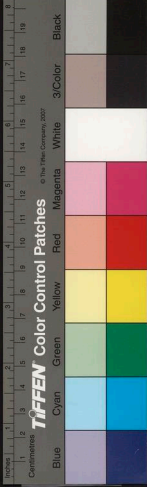
次李梅巖叔探丈韻

次友人韻

奉報洪子敬

汝栗

望松堂感吟一絕



謁金烏祠

入清涼過東村溪邊翠壁下

風穴臺想孤雲故事

次郭養靜齋字韻

宿滿月菴次養靜韻三首

江山萬古分韻得山字

鳳停寺謹次先生壁上韻

芻卓爾登枕流亭

次

馬上忽憶卓爾

失題

次三葉堂韻

奉櫟厓兄

奉謝李宏仲丈宿晤寒齋

次黃會元次一韻

約卓爾遊蘿石自易東泝流以上坐休白

雲洞有吟

想卓爾先至口占

蘿石主人以詩見待次韻

主人詠松明就次



洛江聯句

易東書院敬次歷上先生韻伏呈僉尊左

右

失題

易東次白惺軒見龍韻

陶寮雲月夜呼韻奉山長暨北屋兄

訪琴彥慎懷溪齋

九日感吟一絕 王辰

龍威陣中聖見賊壘悲憤有吟

卷之二

書

與南義仲致利論禮南公答附

答南 仲致守變禮

答南義仲論監司徐十元祭禮

與南義仲論卷禮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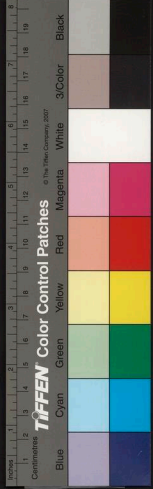
書

與趙月川卷

與趙月川

與趙月川

近始齋先生集



與趙月川

與趙月川

與趙月川

答趙月川

答趙月川

上雪月堂從叔父

答雪月堂從叔父

答雪月堂從叔父

與金鶴峯識

與北厓兄弟

與北厓兄

與或人

與或人

答郭靜甫

答郭靜甫

與權定甫字

與權定甫

與權定甫

與權定甫

與權定甫



與權定甫

答權定甫

答權定甫

答權定甫

與權參奉

與裴明瑞龍吉

答任卓爾此

答全而述景業

與全泰而景迪

與全泰而

與琴彥慎牒

復招諭使金鶴峯

與右監司金鶴峯

雜著

理氣說

漢衣辨

題孝行錄後

祭文

祭權松巢定甫文

近始齋先生集目錄



祭山南從叔父文

表

擬宋韓世忠謝賜旌忠莊表

箋

擬大學生等請撤去諸道寺刹箋

啓

邀北厓兄啓

遺事

先考成均生員府君遺事

伯考成均生員府君遺事

墓誌

伯考成均生員府君墓誌

端人光州金氏墓誌銘

卷之四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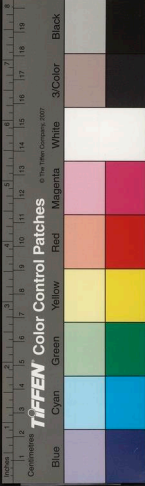
行狀

墓碣

墓誌

家狀

傳



龍蛇記事

祭文

輓詞

近始齋先生文集目錄終

近始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辭

和秋風辭

青松鬱鬱方衆葉飛羣鳥啾啾方獨鶴歸思古人
芳襲遺芳譽余志方終難忘仰洙泗方洛與河覓
真源方沂流波撫長劔方發浩歌立天地方我思
多勉須及時方老將何

又和漢天子辭以望同人報我

夢余騰方上飛盭埃風方無所歸跪玉皇方薦芳
誓余志方不可忘天孫濟余乎銀河斗杓飲余芳



龍蛇記事

祭文

輓詞

近始齋先生文集目錄終

近始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辭

和秋風辭

青松鬱鬱方衆葉飛羣鳥啾啾方獨鶴歸思古人
芳襲遺芳騫余志方終難忘仰洙泗方洛與河覓
真源方沂流波撫長劒方發浩歌立天地方我思
多勉須及時方老將何

又和漢天子辭以望同人報我

夢余騰方上飛盍埃風方無所歸跪玉皇方薦芳
誓余志方不可忘天孫濟余乎銀河斗杓飲余芳



清波倚闥闔芳發嘯歌信脩筠芳亦云多塵土甕
盞芳奈余何

又和泛汾辭以寓意

仙侶竊命芳白日飛西教滅性芳禽獸同歸佩蕭
艾芳棄蘭芳我則學孔子芳難忘正脉接芳洛河
退水承其餘波南華傲世芳長歌得罪聖門芳已
多嗟余捨正路芳之何

詩

五言古詩

陶山言志示同栖

靈芝之一支再成爲陶丘清山山下脉洛水水上
游左右擁翠屏雲間玉簪抽臺古迥臨空明霞落
遠洲林郊敞遐眺煙景散不收地秘豈無待天與
至人遊茅棟結巖栖一壑聊戲修吾仁樂山靜吾
智樂水流簞瓢豈所樂富貴如雲浮江浦忽與思
白雲空悠悠麝馥帶草木山空今北秋鸞膠誰續
絃寶匣虛堂畱我來歲將暮幽居任真休積雲凝
素華水澗響琅璆照懷一天月尋盟雙白鷗同志
我數子靜室同衾裯盍簪共偈切連璧閑衷猶豈
徒一朝樂須念終身憂真功在反躬至德如毛翰



但願遂初心此外夫何求

陶山清夜寄友人

獨卧陶山夜遙憶溫溪宅老松蔭翠岡小水鳴寒
石惟我素心人端居室生白長卿四壁空陳孺門
掩席詩酒放閒懷逍遙山水跡厭俗真寡營論交
情莫逆休休任天然旁人笑浪客床頭抱卷書玩
繹聊自適胷中有奇蘊不願陳十策伊我素知君
托契非今昔古劍照肝膽薰荒吹仲伯林廬子守
已塵途我形役浮榮未盈晉網裏驚魂魄如山被
詭訾溷海荷 聖澤卷蹤反舊栖我願今已獲賴

有舊情人相看眼生碧昨指悔前非盍簪思受益
來尋谷口門拾馥况親灸思君君不來徘徊雲月

夕
清涼山中吟奉徐行甫思遠郭養靜趨兩
尊兄

我思古之人孰不愛雲林所得各異趣其樂有淺
深豈不玩流峙鮮會仁智心恭惟東魯竅一躡恭
山岑苾苾數千載南嶽想遺音皎然一心傳百世
仰欽欽吾東山水窟金剛東海陰一脉向南馳清
涼峙洛潯儒仙此畱蹤二子崔與金雅賞竟陰禪



趁媚成書浩竒尚未爲真文獻不足尋光岳鐘精
氣陶山抱真璞朗吟繼宋詩瑤壇鳴玉琴堪嗟我
失依壁題寒雲沉惟我二君子幾載隔商參同好
幸相遇清秋欣盍簪相携罄素抱風雨連寒衾辦
香拜陶祠音容想森森翱翔過易東慕古思難任
仙山忽引興連袂越嶽峯秋山張錦繡一杖恣窺
臨飛騰最高巔濁酒時一斟萬里在眼前浩浩盪
賈襟斯遊賞得趣昔人可繼今末路異嗜好在
多攻侵汚習易漸染光陰忽駸駸山室靜相對幾
承頂上鍼解携知有期我思自不禁珍重更寄語

朋友貴相箴濁潦苟澄滓本然露珠琳山川雖隔
遠相知在丹忱多少滿腔思山中聊一吟

東寮月窗戲草自警

農夫荷犁鋤力彼南山田商賈牽車牛不憚遠賈
遷百工居其肆惟以業精專彼各執使爲天道有
自然吾生受厥中六籍傳聖賢不耕又不賈一斛
真歎天菽粟在日用咀嚙味自全望遠初疑路熟
踏知陌阡尋源源不盡涉流是缺川神仙登九天
不如室家便亟走或顛躓鈍步日蹢躅已信不我
欺獨抱窮歲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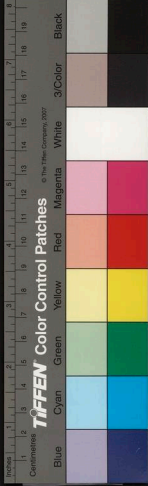
景潤叔往省當川

窮山歲半暮離徒輒懷愁况復我親愛遙遙指南
州積雪掩關柴晨暮策倦駟朔吹捲行跡去去不
能休殘燈照孤壁寒店悄獨雷為念行路難我思
自悠悠且有所贈言欲言淚先流烏川昔全盛棟
蓼連芳洲春也詠草句花月同優游章家兄弟樂
可與相比俛餘歡已難恃人事一轉頭猶零今十
載霜月照幾丘後裔迷指方家範久沉浮門尊獨
仰一三載居南阪君今往省之相思知幾秋應知
入門拜歡喜還懷憂異地兄及弟風雲同衾裯須

將諸子意一枕上輸何時返田園門戶能綢繆
且思任字牧割鷄刀則牛為政貴知要得心豈無
由嘗聞諸格言敬簡乃最尤吾弟亦在旁數月違
同遊為學近何似得路須勤揆東床有新客是我
有一收自此喜相從生平作良儔叔乎蚤歸來春
閑事綠疇叔乎蚤歸來川網而山蒐叔乎蚤歸來
花前綠蟻芻贈言言止此更願慎行朝

榮城旅館奉送任卓翁訖歸觀日下

旅舍對故人清秋笛弄月照膽此夜懷銷魂明日
別丈夫抱奇志腰間劍鏢雪孤袂嶺路脩風帆漢



波滑幾月戀辰闌關梁飛不越今去滿堂春斑舞
韶顏悅我慈亦在西憑君寄一說隔歲母子情難
盡一筆舌殘緯草野恍更向長安日

伏呈趙月川碧文行軒

林園動春華此非離別時如何我心人遙遙指南
陔一壺送溪邊臨行故遲遲古人贈柳枝我則贈
梅枝嫩色或有改馨德終難移

將向文華與卓俞晤宿四美醉和

三冬隔良晤春風欣一觀萬物共爭新桃李能
白幽林微雨餘蒼楹翠半滴滴三杯豪興發雲外數

岫碧躡雲歸意促欲舉清風腋歸卧蓮臺寺斜陽
面面壁幽逕尋樵突風廊折談釋悅味擇多歧高
栖謝塵容暗室豈敢謾生平捧拱塵夏禹日孜孜
成湯戒盤沐舜何我亦何有為能相逐共君矢無
他志氣堅如石

喜逢卓俞自月川來有作

玉人步玉雪雲關松下叩知音世所稀吾君是我
友漫浪作醉徒顧初顏猶厚相敦金石義莫飄雲
兩手清歡開一笑呼酒來何久松枝醜素雪瑣塵
不用帚



奉次任卓俞

栖山恨未高更上雲邊寺聯裾披草來松露滴寒
泚層塔間幾年青螺遠近峙自覺出世紛飄然雲
外意抱琴鳴一曲二子同心事共期策遠鞭神遊
太古裏贈子豈多言生平勉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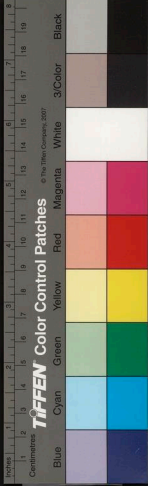
醉次

山西有美人喚我山東人扶藜過翠微瑤跡不起
塵山前逢老窳鮎背過九旬臨危騁遠眺荀玉齊
嶙峋山前忽一粲欣然卽會神羣坐不擇處石角
草爲茵尋幽豈憚遠酒到不厭頻四海難知已逢

君卽露眞林野拖長煙山底少居隣醉後馱蹇驢
溪橋散盃銀

奉別金杜稜隆丈罷樓還歸

美人隔湘浦相期共一方箴修擇幽靜風月栖雲
林玄關啓靈鑰山水歌我洋君憐我癡狂我愛君
軒昂聚散自有定贈言吾所臧利趨旣多逕正道
久就荒氣質又多病難保一心良維持有至要整
肅而齊莊窮經豈徒博進修貴自強爲魚察上下
勿助且勿忘吾聞諸格言勉之在青陽洛水缺長
波陶岳屹蒼蒼期君梅雪夜步月拾零香



奉送卓兪尊契歸覲洛城

常願學參魯每戒由也野欲師德行鸞肯效文學
夏清琴鳴一曲我洋知者寡出言便有礙生平欲
作啞懷抱展吾君照膽龍山下白雲飛入望千里
重趺舍吾老亦在城開朝一策馬舉酒復添觴分
袂更一把此語君莫忘不舍追逝者白日照陶丘
誰能真爲假

贈龍潭

山後美人來鳴笳暮江頭知音世所稀吾君百一
求相好絕世趣爛熳期同流已成酒狂徒肯學政

詩囚得寸且守寸整攝拙自修

奉和美人三疊詩呈龍潭

如玉我美人抱帽溪間卧栖霞跡已孤慨念文寡
和虛堂獨撫琴瑤空素月播右述述
在清涼

相思我美人山後雲遮樹江臺風激波松窻月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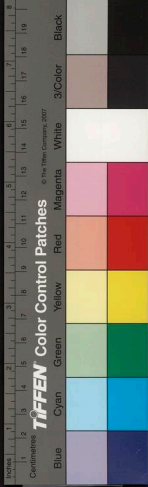
露瑩瑩一缺襟誰會天淵趣右說今
在陶山

寄語我美人養心如養疾澄源可葆和靈丹漫竒

術孟子曰寡欲飲致其一右告調
養之方

聞乘輿出狩痛哭書懷

綿綿基八百寶曆屬真主文德舞虞階狄禍侵



邠土海風動腥塵犬羊踏區宇人心若土崩賊勢
驚風雨 金宮簇仗移 玉座狐兔舞養才竟無
補肉食何須數求生者誰子死長身如羽何處有
奇男廓清揮蕭齋寒月照天涯 美人西水滸蜀
魄山夜空再拜泣臣甫

七言古詩

和任卓俞

歲暮風霜行路難孤日凝寒欲西長辭親別友向
何方叵耐長安見火色凌冰踏雪去遙遙朔風淒
淒捲行跡白日重明萬物光陰曠披離頓解釋孤

蹤任汝返故栖回首西方雲漠漠神明未昧發淚
省期向書函寸陰惜

五言律

書回下置梅竹二盆翠影蕭疎玉香將舒
有足佳玩吟成一詩謹呈月川丈

山室歲寒契梅邊搖翠簷橫枝半壁影踈葉一窗
香色映圖書淨風生枕葦涼無塵淡相對得月更
彷徨

枕流亭謹次月川丈韻

野寺踈鐘歇遙空桂魄生暮光連遠樹秋影滿虛



亭靜對青山面閒分白鳥情風流千載後佳會此時成

桃流亭演龍潭韻

携手來江上寒齋卧曲肱烟鍾落遙浦雲寺對孤僧風急水紋動雨餘山翠增儵然獨無事垂釣數魚登

蘿石主人騎牛先去拈出唐詩中韻聊抒

其意

舉袖騎青犢長吟出紫霞幽蹊生軟草細浪浸平沙石角行何緩山腰望漸賒孤衾此夜夢離思鬢

生華

失題

家貧過半百敢望酒爲年活計桃千樹生涯屋數椽閒居全至樂靜養絕幽情瓢飲真吾分耕耘有石田

齋居夜坐偶吟

深山風雪夜燈下整孤襟只保真源靜難防外誘侵推遷見人事消長驗天心共勗吾同志須歲世外瓊

鳳停榜會記意



戊子春三月南宮共採蓮得人張老榜司舉陸公
賢雲滿慈恩路花飛曲水筵話心山夜寂松月近
窗前

七言律

奉酬權松窩字韻以道其意

病裏思人獨把帽柴門相見共欣然
曉雲松壑歸栖鶴孤月山窗聽夜鶉
中正可能平地步滯邪終見險途
顛憂喜世間隨事遣平生志業更精專

謹次月川文韻

一樽相對百年心此日幽期趣味淡
曲渚寒煙沙

鳥宿空階衰草候虫吟雲開遠樹秋
容淡月滿虛

堂夜氣侵歸騎翩然十里路隔江回
望芙蓉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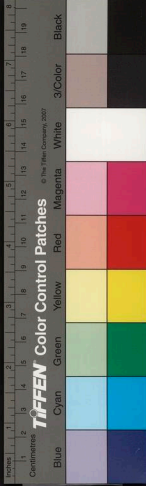
遙作

喜聞金鶴峯藏一文還自扶桑

圃翁當日遠遊頻專對如今更有人
壯節應書楚擣杙竒勲終畫漢麒麟
珠淚幾看滄海月流霞暫醉碧桃春
袖中定得琅玕寶分我殊方鳳食珍

謹次月川書堂偶興韻

靜裏光陰本不催
歲修百歲趣佳哉
蘋風水面時時至
松月庭前夜夜來
點易晴窗梅滴露
焚香孤



榻室無埃此身不係人間事長作煙波魚鳥魁

贈河元龍應園

智異山中一青鶴翩然回翅海東天萬峯楓岳曾
中列千里名區脚下縣遠去心懷思廣天靜居功
業貴精專他年我欲登南嶽新月孤村訪一塵

次克休韻

萬事無能只此心從他末路少知音獨憐臨水梅
邊趣剩喜敲門月下尋離亂一年多少思團樂今
夕短長吟丈夫百歲襟期遠把手樽前與子斟

次友人韻

正己繩君是大人先明斯道覺斯民吾仁苟欲周
天地此理要須辨偽真功利虛無交汨亂治平誠
正孰經綸循環大運今將泰巧見湯盤勉日新

讀朱書疊韻

天下扶持賴哲人哲人不作奈生民須分孔子晨
門意方見吾儒異道真今昔幾番經否泰聖賢多
少蘊經綸欲知氣化推移處無語蒼穹萬古新

五言絕句

川南逸會恭和古人韻三首○將會讀大

野水縈紈素秋山絢錦新寒鴉帶暮色林月更留



人

欲讀大學書須知日日新求之豈在遠都是在其

人

靜存須察動溫故又知新學在勉之耳舜人吾亦

人

偶書

楷書是亦學沿俗笑羲之工詩亦恣志何必效玄

暉

伏呈月川丈

歸來月滿川南路隔三千此中無限意上下察天

淵

除夜有感吟呈北厓兄坵○二首

星馳年與月依舊一愚生恐負平生志中宵感慨

情

年華猶有限道理竟無窮歎我昏慵甚難成竟日

功

吟呈北厓

晴簷鳥語變春日是明朝梅塢撲消息林

消

復次



幽人歸去遲暝色生清樾天際有輕陰松間更得月

驢上口占聯句

醉踏青驄子閒吟過小橋晚梅晚尋鷗鷺約江上

共道遙路鄉○晚梅任公此

感寺名遂次

共處居仁寺無為善惡分庭生交翠草風捲鬢空

雲

次韻

夕涼生虛閣清陰與子分歸路松節月孤菴簷宿

雲

續奉襍崖兄

眼下清涼近千峯爽氣分高軒山水曲聲過遠空

雲

奉和任卓俞

白鹿青衿會循除汨瀟鳴水壺與秋月如見舊時

情

再謝李宏仲德弘文

東風入洞門催我梅花事野客趁芳期鳴鞭雲外至



奉謝樸崖兄 二首

玉人抱金丹靜向白雲裏我亦從之遊巖間爇石髓

種梅壻之陰春風猶未噓曾看生意動寸根付庭除

致遠臺松下示郭存齋養靜徐淨友行甫
暨北厓兄

春到花將落秋來葉半紅臺前老松樹不改凜然容

出前臺有吟

臺含千頃翠風送晚山晴綠樹蟬吟斷幽人一夢清

次郭養靜層字韻

四人連逸翮飛入白雲層緩步千峯上飄然霄漢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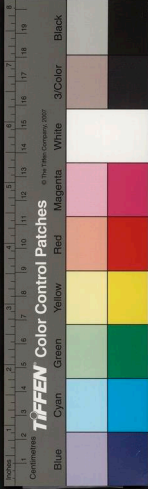
致遠養聯句

為訪崔孤雲養靜孤雲去已久斡巖實有遺床迹仙

扉竹杖叩連

追次養靜高字韻

十年山水癖遊陟不辭高假容君莫詫吾跡遍雲



霄

謝道岡契兄

雪裏佳音至思君臘月梅微醺歸去路驢背興難
裁

濯纓泛舟奉贈卓俞

簷月低西嶺蒼煙起暮村扁舟游萬頃柔櫓一江
痕

連床寒店夜久論心

山迴藏遠眼流緩靜寒聲此是桃源否夜來魂夢
清

奉贈卓俞契兄二首

望君君不見十里隔重山何日藍輿到幽期在此
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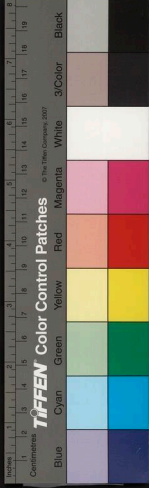
寄君有雲片贈子有松枝一夜子規歌千山無月
時

短句示器仲

山靜無餘聲松鳴知夜兩月軒共寒袍梅露滴幽
戶

絕命詩

百年存社計六月着戎衣爲國身先死思親魂獨



歸

七言絕句

次月川文韻

人心世道極堪嘆不負由來唯碧山
嫩綠層巖天雨後焚香默坐捲簾看

和蒙齋李兄安道韻四首

酌彼瓦甌白乳生小窗疎雲對梅兄
詞源潑潑雲生壑紙上瓊瑤箇箇輕

我是無聞一後生生平誘掖望吾兄
梅窗掬愛詩三首始覺人間百盞輕

同醉梅前浩氣生孰為其弟孰為兄
相携共說天倫重月滿高堂玉翠輕

詩仙清思似雲生醉裏何論弟與兄
雪入梅窗吟正苦蒼頭忽報寶珠輕

謹步奇韻仰呈月川齋下三首

此理天然不用奇須知至味在精思
不從強矯勤提省終奈窮廬永抱悲

俗業紛紛競巧奇靈源埋沒未曾思
何方脫出名場外不用窮榮謾喜悲

不向高凌覓怪奇要從平地久研思
滔滔此世紛



波蕩仰屋中宵獨嘆悲

失題二首

滾滾長江巖巖山數椽茅屋翠微間人生百歲無
心過秋月春風任往還
磨如平地始為山漸積工夫日用間愚魯願承勤
誨警衆陰要見一陽還

天淵臺謹次月川文韻

嫩綠清陰樹樹同千層臺上一江風太平莫道無
形象村路扶歸半醉翁

日休堂謹呈月川文

滿林紅葉照山明晚日空庭細雨聲三載重成今
夕會悲歡人世總關情

謹次月川文天淵臺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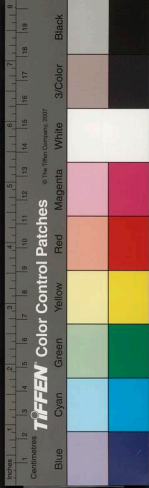
細草繁花各自春江涵碧玉影粼粼一聲長笛高
臺上滿眼風光處處新

吟呈永潤尊契

梅窗孤坐塵囂息未友時間一鳥聲銀界更邀蟾
影動一區仙趣詠雙清

呈北厓二首

天花飛玉散前簾騷客窗間意思添吟夢盒中香



未沫要看新月入茅簷
琪花玉樹爛西東遙想高人氣味同
簷鳥啾啾飛不定
瑤階掃玉教家僮

失題二首

徘徊雲社憶前人
十載荒涼一念親
潔月水河看素抱
山前獨撫舊叢筠

龍潭聞到意中人
山社何時與子親
一曲峩洋彈夜月
歲寒心事雪霜筠

龜臺追送卓翁集句

四面江山一望秋
駐人歸意向西流
岡一壺相

送龜臺上

北

袷飄飄漢水頭

西岡○西岡
亦先生句

枕流卽事用古韻

一江涵影半山青
晚浦時聞款乃聲
曬網沙頭魚貫柳
烟簑微雨灑還晴

贈卓翁

魚舍山色望中青
沙岸水禽三兩聲
要把片心堅晚節
半邊雲雨易陰晴

留卓翁

一笑柴荆兩眼青
三宵雲月枕江聲
幽軒此日留佳客
山雨微微不願晴



與卓禽共栖仁菴聊次示韻

青螺天際帶新晴相對雲窗別有情最愛松間邀
好月風廊琴韻十分清

泛濯纓潭吟奉卓禽

蘭漿遙住碧缺淵踈雨微茫落照邊鷗鷺滄洲多
少思武夷山下憶儒仙

在陶山人日奉呈月川次

澗梅香動小窗東人日題詩寄杜公入望仙居月
川上芙蓉峯秀白雲中

半世歲修碧嶽東尋梅南國效何公春來見月應

多思寂寥琴書四壁中

送別景潤叔歸省福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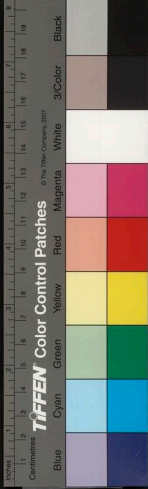
蘿菫山前憶遠人江南梅信五回春今朝送子關
河路芳草橋邊兩裏塵

月川有詩次韻謹呈

蘭梁重理舊山川片月平湖上下天既望清遊追
赤壁旁人解道我蘇仙

陶寮雪月夜望芙蓉峯寓懷

雲巒左右擁銀屏一朵芙蓉潭是玉山前斗室吟
無煙月下清商奏一曲



次李梅巖叔裸文韻

山靜巖扉不用關
雪深踈屋卧袁安
滄洲十里山陰興
晚向江臺帶月還

次友人韻

古樹荒臺小洞天
月寒山室坐翛然
夏深簾寂殘燈晦
心在明誠一巨編
時閏中庸

奉報洪子敬

汝栗

相期進學在吾流
著脚踏高不願留
駿步臨途歸思遠
莫將塵事謾懷愁

望松堂感吟一絕

自負平生氣槩雄
抑心儒雅做真功
老仙心事無尋處
只有掌前百尺松

謁金烏祠

歲寒巖谷凜冰霜
一畝儒宮播莩芳
大節從來人所仰
三韓百代植綱常

入清涼過東村溪邊翠壁下

丹崖翠壁自西東
山水優遊不繫躬
思入蓮花紫霞裏
楓林脩路白雲通

風穴臺想孤雲故事

故事茫茫不可尋
石間孤榻白雲沉
定知清夜瑤



臺上鶴背遊仙月下吟

次郭養靜齋字韻

脚底千峯一眼齊孤雲遺跡遍丹梯遊人好畫秋
山勝多少雲童信筆題

宿滿月菴次養靜韻

曾同遊屐入山門今日參商隔樹雲回首南天思
萬里如今消息苦難聞

又

不才端合老柴門安分終期一壑雲致澤君民非
我事有人傳道若無聞

又

從來真樂在衡門得趣高吟句碧雲榮辱肯容閒
裏聽我洋只合靜中閒

江山萬古分韻得山字

相携同志訪名山來路丹楓細菊斑歇馬溪邊對
缺壁仙峯迎意露雲鬢

鳳停寺謹次先生壁上韻

春風蕭寺會同年坐想仙蹤叱載前犂確音巖飛
瀑響青槎牙老樹碧蘿懸

携卓翁登枕流亭



青驢馱過白鷗洲郊外黃雲麥已秋開把漁竿帶
殘照平湖十里一登樓

次

雲歸巖穴暮猿吟和月鶻聲綠樹淡高卧松軒無
夢寐任他衣上夜涼侵

馬上忽憶卓爾

青山萬壘水重回松卧蒼龍瀑響雷即事馬上思君
寒食雨月明何處伴幽梅

失題

少年力學志難強得失由來一夢長試問邯鄲歌

枕客人間幾度熟黃梁

次三葉堂韻

世皆昧道苦憂貧君獨清修慕古人富貴世缺從
所好豈容隨俗變吾真

奉樸崖兄

露滋幽草看生意倦喚山童掃落花點易梅白春
晝靜滿庭松影斷來過

奉謝李宏仲文宿晤寒齋

時共論義經

靜閑雲關獨守玄有情松月近窗前孤燈半夜十
年事一理商量三聖編



次黃會元次韻

一入青鳥何日回碧雲相望隔瓊雷
隣笑忽報歸來信更得緘情綠葉梅

約卓翁遊蘿石自易東泝流以上坐休白
雲洞有吟

輕風吹水綠成文春雷驚林細路分
入眼雲山皆舊面幽盟更有白鷗羣

想卓翁先至口占

天開雙峽一江流曲曲探奇處處畱
石路垂鞭驢步緩故人雲際幾回頭

蘿石主人以詩見待次韻

春江淡蕩綠堪深遠苗參差迎我來
此地煙霞無盡歲與君同社百年回

主人詠松明就次

丹焰昭昭照簡素青煙裊裊浮春盃
論心夜久添新火更喚眠僧取次來

洛江聯句

此江何日發清涼應過陶山雲影臺
遊憫悵臺中十年事悠悠同汝不重回

道盛○金
公陸守

易東書院敬次壁上先生韻伏呈僉尊左



右

翼翼賢祠浴水東
瓣香今日會羣公
要看揭壁丹青訓
進進真功向此中

失題

數月山中今日別
滿空雲雨暗傷心
塵人若問仙間事
須報相從十二岑

易東次白惺軒

見龍韻

秋山粧錦倒清江
點點沙頭白鳥雙
高會江臺歸興晚
青燈良夜話山窗

陶寮雪月夜呼韻奉山長暨北厓兄

栖遯幽蹤已杳然
當年雪月照梅邊
二字共向江臺坐
一色虛明上下天

訪琴彥慎樓溪齋

山下孤村繞短籬
綠楊陰裏馬行遲
主人是我孩童舊
三載重逢話別離

九日感吟一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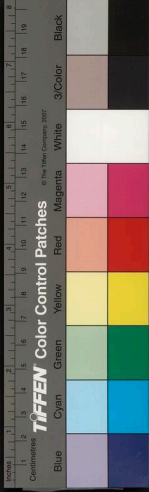
壬辰

佳辰不忍舉深杯
物色如前只自哀
陳老一言知有感
菊花今日不須開

龍齋詩律折黃花壽兩宮時
大駕次義州 東宮次成川

龍威陣中望見賊壘悲憤有吟

孤燈旅舍鐵衣寒
人道今宵歲已闌
一日能添雙



鬢白百年惟有寸心丹

近始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近始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書

與南義仲致利論禮書 南公答附

居喪與人論禮雖失本意而義有未解不可不問
於親厚而况左右讀卷讀祭講之有素矣其敢不
質之以疑乎儀禮曰慈母三年貴父命也而家禮
中服圖有養母如因母服之語其無養父三年云
者必以家無二尊也坡惜於禮學而遽遭此喪門
親用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之禮服不杖菴仲心
喪三年此於禮似乎為得美至於題主之事義亦



鬢白百年惟有寸心丹

近始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近始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書

與南義仲致利論禮書 南公答附

居叅與人論禮雖失本意而義有未解不可不問於親厚而况左右讀叅讀祭講之有素矣其敢不質之以疑乎儀禮曰慈母三年貴父命也而家禮中服圖有養母如因母服之語其無養父三年云者必以家無二尊也坡惜於禮學而遽遭此叅門親用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之禮服不杖菴仲心叅三年此於禮似乎為得美至於題主之事義亦



有難斷者稱養父則於禮無所考據稱伯父則於情大未安也奉祀一事固亦難矣下梢以禮宜從厚決之而書養父此何如人有引國典以證者按以爲國典則不可盡信也

下詢題主養父伯父之稱若以大義決之則似不難斷但拘於情義故有此疑耳亦可見仁人之不能忘恩之盛意也然揆之於古未有可據之明義則似不可初立苟且之名稱也服不杖朞而心喪三年則恩義可謂兼盡矣所引禮宜從厚者鄙意則以爲古來相傳之禮有二項而

未詳孰是則當從其厚者云非謂人人各拘於私情而便敢起無據之禮也若據義言之則恐當稱伯父而奉祀則似不得書之矣所引慈母者乃父妾之無子者父命之慈己者也則恐非尊侍引證之本意且養母考之儀禮未見而據家禮服圖則又在慈母乳母之下竊意恐亦爲人妾而無子者養同宗及遺棄兒而得名耶若爾則其不敢以其所養上溯其君妾謂夫高君之尊也明矣安得有養父之名也此無明驗雖不敢必以爲然然若或如此則據其禮而書養父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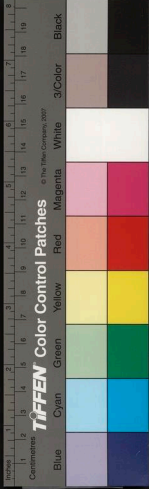


無乃欲以親之而適以卑之乎鄙見如此伏乞
裁教國典之例未知其詳亦乞錄示

下諭題主事辨祈明正愚何敢有辭然坡嘗曰此
忝從禮則背恩以恩則違禮寧違禮不忍背恩此
何如琴參奉叔亦教曰汝身難免得罪於知禮之
君子至此始覺其言之有味也服圖之無養父者
其意必曰母有以恩養而立號者乳母慈母之類
是也父則其爲道甚大不可以養育之恩而苟爲
之名稱也故不表而著之然其愛養之恩之輕重
則應在不言之中矣養母之在慈母乳母之下者

以正條所無而補入者故然非以其庶妾而在下
也所示上瀨其君適以卑之等語無乃思索之過
耶國典則養父母齊衰三年己之父母在則暮云
云矣惟莫還教

再示題主事旣曰雖得罪於禮而猶不忍不然
云則更復何言耶雖或考得十分正當底道理
以奉聞恐徒有煩數之瀆終無所補益也然旣
蒙下諭不敢終默復獻愚見以聽取舍程子有
云孝者以誠爲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瀆於
所尊禮屬不恭義有大害云云以鄙見觀之此



言恐尤有味於琴丈之言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又以尊侍所處言之唯心喪三年及終身奉養足以報鞠育之恩豈可以神主之直書其正當屬稱爲背恩也哉且按禮曰凡喪親同則長者主之此言何謂也竊揆之尊大人丈若不莊病則凡其喪事虞祔練祥祝辭等恐皆主之而尊侍則似只服心喪三年而行禮之時但隨後出入而已則其當用之屬稱當從尊大人文所當稱耶抑當從尊侍之所當稱耶此必有所宜矣今則不能然故尊侍專執喪禮此恐亦變中

之變禮也今題主一事皆專以尊侍屬稱爲問焉則恐皆蔽於背恩之一念而此外之安未安皆有所不暇計矣此則雖非下詢之本意而愚見似未安故敢並布之伏乞斟酌還教可否來論乃有應在不言之中一句恐非作禮者之本意而或致妄作之弊矣凡人情欲有所爲但據疑似處以爲此事應在不言中而專輒造作則是乃自我作禮安在其據古考禮之意耶凡古禮名數節文分明的實恐不如來諭之鶻突也况養父之名若有可起之義則前賢自當與養



毋並稱更有何嫌但稱養母而養父則但在不
言之中耶此恐皆是尊侍有偏主之私而強說
此言也鄙見知此不敢默默謹悉布之耳
以來錄稟于琴參奉諸叔則以養母爲庶母之言
大以爲不然此處儕輩之見亦與之同矣

養母之例當時考之不詳致此輕發之誤致利
前此亦已自知其謬而無便奉達諸丈之非議
敢不欽受鄙意以爲親母以天倫之重從而
有繼父之稱若養母則只以養育之恩得名只服
三年以報其身足矣安有又推其恩以及其夫

而有養父之稱耶此在義理必有推不去的矣
上食之說不見於禮經而於家禮獨存雖未能有
所廣考而必以爲後賢義起之禮也未葬則可做
家禮中所云旣葬則亦何所據而行禮耶推以以
虞易奠之意似不可用如朝奠饗之文如何妄意
以爲三獻感祭之禮則固不敢舉矣但獻之一酌
而又添以降神辨神以具祭禮此於禮似未有失
也頃敢問之於南中人則其所行亦與之同矣後
見先生問答以三獻爲不可而無降神辨神之說
以此不敢有所定爾人有非之者云主復寢之後



還以事生之禮事之不可具祭禮此則猶之可也
而又云朝夕侍几筵不可爲降神辭神愚以爲未
然也又俗人日長則爲三時上食愚亦以爲非禮
也如何

上食之禮考之儀禮士喪禮上燕養饋羞湯沐
之饌如他日註饋朝夕食也此則未葬前食時
上食之禮也但葬後則據古禮雖未有考而嘗
見理學通錄則李繼善問檀弓祔後唯朝夕哭
拜朔奠而張先生有日祭溫公亦謂朝夕當饋
食如何朱子答曰此等處今世見行之禮不害

爲厚而又無嫌於僭且當從之又荅葉味道曰
旣祔之後主復于寢猶日上食至大祥後方遷
于廟又先生荅鄭文峯曰葬後朝夕上食家禮
不言罷亦不言行不知何意然以朱子葬後恂
居墳菴朔望來奠几筵觀之疑其並罷上食故
如此若不罷則豈容在也處也但今人終三年
上食已成俗禮宜從厚義亦無害終三年上食
爲善其上食節次自初至終只焚香斟酒拜食
頃點茶本註代以熟兮而輟有何異乎據兩先生所論
似亦不可謂無據矣降神辭神之節恐難行也



來教云有非之者云主復寢之後還以事生之
禮事之不可之言於鄙意反有疑焉朱子答陸
子壽曰先王制禮本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
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耐廟然後神之
然猶不忍盡變故主復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
之至三年而遷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云云
則彼所以非之者竊恐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
革之有漸而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
也項見傳習行禮之家有葬後上食降神之節
固嘗疑之中間又有一士友問曰有人言虞祭

禮草略當盡從時祭禮云可否如何云云當時
不能答近來看得如此未知是否亦乞裁教且
三時上食之禮考儀禮疏云今註云朝夕不言
日中者或鄭略言亦有日中也或以死後略去
日中直有朝夕食也云云然據家禮則分明不
言日中高明以爲非禮者恐未爲過也亦望還
教

上食之說更着既夕記然後乃知愚見之漫過也
奉觀先生答鄭文峯一條愚前所論降神辭神之
說至此皆廢矣亦感左右之警示也趙月川文云



備三獻鄭寒岡亦具降神辭神之節恐此皆非也
但未知先生已定之說否下示三上食之禮乃儀
禮家禮之所無者則定非禮之本意而推以事生
之道恐亦未有失也虞祭之草略教示不忍盡變
之意甚當先生答鄭生崑壽之問曰朱子所以虞
祭無參神一節非闕漏也虞者祭之未吉者至卒
哭而後謂之吉祭且參者謁見之名當是時如事
生如事存之兩際故去參神以見生前常侍之意
行降神以見求神於恍惚之間此甚精微曲盡處
瓊山牽意添入恐有不知而作之病也云云則亦

以此為證矣

上食之節先生答鄭文峯一條外更無異論考
之於禮又無抵牾則雖謂之已定之說恐無不
可三時上食之節恐近於瀆則似亦不可謂無
失也如何如何錄示先生答鄭公書適合鄙見
仰幸實濇

家禮弔奠條有主人哭出哭入之文謂出入於廟
門耶按禮無有致辭殯門外之節又有出寢門不
哭之語妄意以為主人位在殯東客至靈座前必
出數三步然後可以與客東西相向也然則哭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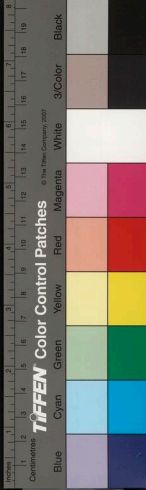


哭入者其是之謂歟

弔奠條哭出哭入之云高明之見果似合禮致
利等考禮不詳隨俗出入廟門亦以古今家制
有異勢有不得不然者而禮記註男子於適者
之弔亦不出門云尊侍之所見似尤見其合也
若然則世俗以非升堂拜母者皆受弔於廟門
外似亦未安今更詳家禮則但云不入醑而不
云不入弔禮記出寢門見人不哭註非其所而
哭非禮也則非但不入醑于神前耳行弔生之
禮者似當皆在門內此意亦何如並乞裁教

哭出哭入之節正與愚見合此入字與士喪禮入
坐于牀東之入字同意但士喪禮則在室在堂主
人之位有變家禮則必無變耶瓊山主人以下爲
位註曰自此以下凡言爲位皆如此亦可見也但
古禮非淺見所能考識聖細考而覆示也

爲位之說家禮儀節雖皆有四面繞坐之節而
按儀禮哭位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
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又考室中位
則主人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
夾牀東面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



又考朝夕哭位婦人卽位于堂南上丈夫卽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云云主人卽位辟門拜賓旁三還入門哭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卽位如外位云云則堂下主人之位又以北爲上也致利等在未葬前已知此禮而欲改南上之位猶因循未果不審尊意以爲如何詳此例則似不可謂始終無變而且北壁下南面一位未有所考伏望細考下教

葬後之弔重在於墓而必先之家者以先見主人

也而今人皆莫之行可歎若欲爲奠俵未葬行於几筵前耶徐公漬絮於塚隧之外者其乃有得於古意歟

葬後之弔重在於墓而歎今人莫之行則漢見好古之盛意也至於奠禮則旣哭拜於墳墓之後退奠於几筵似不害義如有欲從徐公行禮於塚隧之外者亦豈有非之者也

先哭塚墓後奠几筵之說更考之小記曰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所知者之喪則先哭於宮而後之墓此謂兄弟骨肉自然相親不由



主人故先往之墓所知之喪由主人乃致哀戚故先哭於宮而後之墓但考奔喪之墓之禮則又有與主人哭成踊之文此必主人先待於墓所也此則今人皆放過處若欲行其禮須先使人通于主人使先往俟而行禮耶此似不無相妨之礙亦可商量處之更乞細思還教

且葬後先哭塚墓後奠几筵之說亦為得禮之正其敢不從非升堂受弔之禮皆可行於門內當如所教世人以入酌之入字兼着入門之入字故有如此耳古禮則有主人須賓之節而此則賓須主

人於門外似不成模樣矣古禮之不言入酌與不入酌者以酌非古禮而然歟但入于門內則亦闕靈座前再拜一節耶據古而言之雖闕亦可矣如向且有所疑按古受弔之禮但云主人不云眾主人則眾子雖在位不可偕主人禮弔賓也家禮所云主人哭出者必謂適子之獨出也而下云主人以下止哭者言在位者皆止哭也又卷大記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疏曰既非卷主故於東南角隱映處為廬儀禮疏引之曰適子則廬於其北顯處為之以其適子當應接弔賓故不於



隱者云云且士衾禮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疏曰衆主人與婦人於賓無事云云若然則衆子之不與弔賓爲禮亦明矣夫抵衆子之處衾不可有斷然獨行者凡禮必請於主人而行之主人若不許則雖於禮少有不合亦可曲意而行之愚見如是如何伏惟還答以解愚惑

受弔之禮證據似明白賓入酌之禮儀禮未有考豈亦後賢義起之禮耶闕再拜一節雖於古禮未有可據但以家禮言之則凡不可入酌之賓來弔則主家似闕炷火燻燭一節若當如此

則雖闕再拜似未爲失如何如何且受弔之時衆主人不敢與主人並禮於弔賓正得古禮之意但其禮今已廢久主人與衆主人並拜已成俗禮恐不得從古而不拜知古禮必如此而猶從俗爲之雖曰未安而勢又似不可行駭俗之事如何如何

且稟家禮從簡無受服之節在今不可復古歟朱子曰聖人之心如四時然其變也有漸且如古者衾服始死至終衾中間節次漸漸變去不似今人直到服滿一頓除脫便衾華來也云云則此非朱



子之本意也且其易質不領書儀之用者疑指此類也妄意以爲非特無漸變之節不脫衰帶自初至終則其衣必毀綻而不成揆揆矣就欲補綴其如衰不補之言如何伏惟裁教

來諭謂家禮從簡無受服之節在今不可復古歟足見好古之盛意也但據古禮則卒哭受服練又受服雖有明文然今若一一如此則亦恐難行也惟練服今人亦有受之者此則何不可之有但究觀古人所用之布則初衾所服者只生麻布至練時始用今人初服之布今人初衾

既用練縷布當練則更加再練此則爲可疑致利等既知練之當受服矣但練服則當用葛帶而曾不備得新葛又不可取用以故欲從家禮從簡之說但衣裳毀綻果如來示此殊可憫未知何爲而得當耶伏乞指教

朝一溢米暮一溢米二十四分升之一二十兩之

弄竹下

言不能的知其多少可恨哀待明於弄法必已料量矣詳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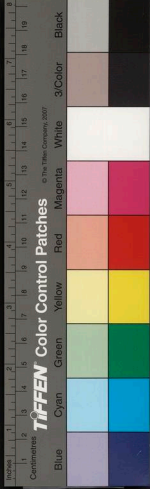
一溢米按儀禮疏註一升之外又添二十四分升之一然後方足二十兩之數小學註但引二



十四分升之一則與鄭註本意似異矣因按周禮廩人上歲人食四鬴中歲食三鬴下歲食二鬴註曰一月食也鬴六斗四升合而計之則知古人之食與今人多少懸殊以此言之則日食二升有餘為不恆也若不考此但據今人所食論之則似太過矣此乃後人有疑於此而但引二十四分升之一那未詳其意亦七還教

禮之有制度者尤不能考詳率皆置之闕疑可恨漢衣之在衰內者曰中衣而中衣之制亦未考定向見哀侍製漢衣方領似不成模樣今則已得制否如瓊山著內外襟則服之甚便而非古制不可從也為袷二寸每幅屬裳三幅則不能著身強令著身則多有牽引之處此必不得其制而然歟抑以古制必不如今衣之便簡故然歟伏惟明示李公宏仲氏自謂知制果未知得制否也

漢衣之說詳考漢衣篇亦無裁制之法如家禮之圖瓊山之說恐皆未然但未得二尺二寸布依法制作而服之以審其模樣之如何為可恨也日前以紙制之者豈可據而定其當否耶今時卷笠固不可冠于首也來往墓所可著履冠



或有不得已遠出則冠何冠而出耶禮疏云衮有
衮冠吉有吉冠非當免之時不可免而又公門
脫衰之言若欲守禮不可以他冠他服代之也朱
子云墨衰可便於出入此則可以爲之而先生亦
云不知其制如何而不違禮不駭俗耶皆望深思
縷論以破愚蒙

今時衮笠不可冠于首之疑左見好古之意甚
篤欽仰盛心不能己已然駭俗之事亦難决行
則或不得已而遠出舍今人所用恐難卒議其
所當著也則姑從俗何如何如果未安則只著

厭冠此兩項外恐更別無可著鄙見如此伏乞
廣論于士友之知禮者一一因風見教以開蒙
吝

衮笠姑從俗之戒欽仰禮從宜之盛心也近則從
古遠則果有難處者伏惟一裁示以發諒節則
幸焉非特此也凡高明之所以獨見者亦輒以書
示以教凡陋之所不逮則雖於左右必無所益而
孤陋之幸則如何如何

衮笠之說更按溫公所謂既葬別爲家居之服
是亦受服之意之說及朱子墨衰之論皆從宜



之義若然則著今時恣笠恐無害義所見如此
敢更請教

答南 仲致 南義仲論變禮

杜氏通典有祖恣而又公服議

宋孟氏問曰嗣子今爲孟使君持重光祿恣度便
無復主位於禮云何周續之答禮無曉然之文然
意謂嗣子宜兼持重正位之恣豈可闕三年正主
耶又問曰若嗣子兼持重者光祿恣次親有廬耶
又答曰禮之傍廬在東墻下蓋是寢宮枕塊之處
非接賓位也謂寢息之所宜在親之殯宮於光祿

恣處若賓客饋奠凡是有事然後之恣所已則還
廬次然今代皆以廬爲接賓之位則二處從禮
之變亦宜兩設耶又問葬奠之禮何先何後又答
禮云父母之恣偕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
重而後輕其葬服斬衰以例而推光祿葬及奠虞
皆宜先於情則祖輕於尊則義重

右引一人二主之證

杜氏通典並有父母之恣及練日居廬亞
室議

庾氏問徐廣曰母恣已小祥而又公未葬至母十



三月當伸服三年猶厭屈而祥耶答曰按賀循云父未殯而祖亾承適猶周此不忍變父在也故自用父在服母之禮靈寢不得終三年也禮云三年之喪旣葬得爲前喪練祥則猶須後喪葬訖乃得爲前喪變服練祥也○宋庾蔚之謂母喪旣練而父亾爲母伸服乃問劉表諸儒及太始制皆云父亾未殯而祖亾承祖適者不敢服祖重爲不忍變於父在也况父在之日母久亾亾寧可以父亾而變之乎意謂立服之制皆定於始制之日女子大功之末可嫁旣嫁必不可五月而除其服男子在

周服之內出爲族人後亦不可九月而除矣父爲大夫子爲父後降伯叔父大功或已兩三月日而父亾寧可得伸服周乎始知凡服皆以始制爲斷

右引不改始制之證

儀禮五服古今沿革

今服制令適子死無兄弟則適孫承重若適子兄弟未終喪而亾者適孫亦其承重亾在小祥前者則於小祥受服在小祥後者則中心喪並通三年而除

右引周服未除則仍爲三年周服已除則心



卷三年之證

先師問答

問父未畢喪而亾則子可並服其父未畢之喪否
其祖父母返魂時用何服而祥禫之祭何以爲之
先生答曰父死服中子代其未畢之喪此事古今
多有而古無言及處未知何故而爲說亦難矣但
若以追代其服爲不可則其未畢之喪或葬或虞
祔祥禫爲孫者豈可付之無主而坐視不行耶如
旣代其服則返魂及祥禫之祭恐不得不服其服
而行其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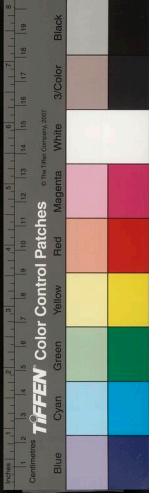
右引追改之證

上四條謹記先儒所見之異同以取左右之折衷
也又以妄意奉稟曰據以先儒之論先夫人祥祭
之祝重孫當爲之主也旣爲其主類前恐未可行
也尊侍除服之節則無明文可定妄意以爲宜倣
久不葬以麻終月之節至再期日脫服藏之待重
孫後喪旣顯行此祥之日反服其服而除之如何
以後喪三年葬前不可行前喪之祥也重孫不行
則衆子獨不可行也旣不可行則又不可無祭而
除其服也曾子問孔子不許庶子之追行祥祭者



以適子已行故也此則適孫未行待祭而除有何妨乎追服之制則儀禮沿革小祥後心喪之說似合如何琴叔曰顙後祥祭重孫無服可除祝辭亦難當依宗子代行之例爲之於未葬之前恐或無害云云只在尊侍決擇之如何耳且愚前所稟達多有背於禮者須更詢何如但顙後行祥之文與同宮不祭之語或有矛盾者殊未可曉也幸示之缺儀禮練祥條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之文欲待先兄卒哭後行祥祭次月行禫祭而使據喪服小

記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小註馬氏所謂祭不爲除喪而除喪者必因祭焉以祭爲吉而除喪者所以從吉之言則不舉祭而先釋服似可疑矣然於經別無明言不祭則不釋服之文故欲於是日略行奠禮然後返魂若耐祭則以父母之喪將祭註庾氏所謂其虞耐則爲之之言觀之似不可廢也故欲於返魂之明日使從宗兄主而行之但事又不幸其兄家有不妥之漸勢未得入行奠告之禮於祖先之祠欲使其兄別於他所設虛位標安紙榜以告當耐之意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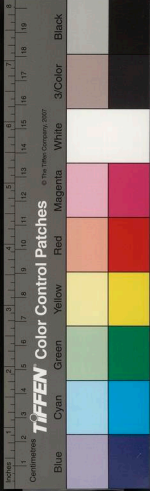
來主其祭此意如何至於主喪一節未知依
喪通禮主後條大功者主人之喪註子猶幼少
未能爲主故大功者主之文及朱子答包顯
道之語唯主喪一事長子死則主父喪用次子
不用姪今法如此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子此
法已壞只從今法之言致亨欲攝主之今承錄
教首條一人二主之證及第四條先師父死服
中子代其未畢之喪之說則先兄之子當爲主
無可疑矣但追服之節練日已過更無可行之
節故欲用第二條不改始制之證第三條心喪

之說俟先兄卒哭後直以素衣帶入主之唯禫
祭則當服吉服而又有澹澹平安之意似可疑
礙然不害於暫服其餘服而卒事反喪服乎未
知如何而爲當耶兄之子旣不得預致亨又不
可攝則大有相礙當稱孝孫某使叔父某云云
耶若以未葬而不得祭論之則使人告之亦或
未安耶幸詳究而終教之也來教所云脫服藏
之以待祥日反服之意似可矣但兄之子不得
追制承重之服則雖至顙後行祥之日無服可
服則致亨等獨服已脫之衰似不相當不審尊



意更以爲如何琴生員左右所教行之於未葬之前者恐不可從也尊教所謂額後行祥與同宮不祭之文或有矛盾之意未詳所謂以鄙見論之未葬則不祭旣額則行祥正是相發明之詳備者也更安有矛盾之疑乎朝夕上食前日已卽行之矣切欲再稟而未能力淡悶迫獲承仰示一一陳稟更乞條析而考論並詳稟于琴文僉前開導昏迷使免後日之悔則不勝幸甚殷禮釋服雖不相爲必相同時今則不然雖甚未安歲而反服旣不可爲則不得已於是日除之矣

耐祭之主宗子可爲但虛位標榜似不便順如何素服主喪於禮似無害矣禫祭之行雖類恐不可爲也三年而後葬必再祭疏曰已祥則除不禫者以經直云必再祭故知不禫禫者本爲思念情淡不忍頓除故有禫也今旣三年始葬哀情已極故不禫也云云以此而推親未沒喪遽至此極身遭大變祥祭後時哀情之極孰有甚於此者而又何以禫爲哉如何攝主告辭未有考焉豈敢妄言愚以爲告曰介子某以孝孫某不舉祭敢告云云則似便如何額後行祥同宮不祭之文之不合者初



意以為甚恣重也而顙前行祥臣妾輕也而既葬乃祭故有所疑焉其後更思之此不以輕重論但以吉凶之不相干為主故異官則雖葺可行同官則臣妾不可行也此果無可疑者矣但禮記小註以昆弟為小功兄弟顙為吉服恐失之矣如何凡此節目左右擇之精矣而乃復垂議於賤暗者欲因此以教其不逮也愛顧之恩不可虛負故多有所云云僭妄之罪吾知難免矣伏惟銘教何如煩猥至此惶汗案增

答南義仲論監司徐仁元祭禮

今見徐君說亦不知可否之詳也但庶子之不復追祭者以適子已行故也春祭不追行於夏者以夏祭當行故也此則恐非引證之本也如何

與南義仲論喪禮

禮文前所論後來有見焉多有不知而妄言者又欲改稟而後見亦不可為是故直待尊教之來矣大抵古人制作極精極微不可易知而易言也自此慎無率爾之言矣然已無所見又不問人其所行滅裂而充無足觀矣茲敢以數件事陳之于左備示為墜



心衮者服世人襲用黻色其來久矣垓以爲未然也心衮弔服弔服以素亦何用黻其與禮服爲有間矣又世人用圓領此合否或人云冠旣吉帶不可獨白垓亦以爲不可考士冠禮陳服皆不言冠帶之同色衮服朋友麻疏亦言弔服之不可用吉帶觀此則可知矣如何

家禮練後條曰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云云家君云心雖衮服則除亦不可爲哭垓以爲未安而白之曰彼所云除言內外之俱除也此所云除言外除而內不除也不可視而同爲之節也曰可問

于人而行之故敢稟又有疑心衮受弔之哭與不哭垓亦以爲三年後受弔猶有廟門涕泣之言况其練乎且身爲主人不可無哭而受人之弔南中人有以此問于鄭公述則鄭公不以哭爲非云云矣且古禮有聖室無時之哭家禮有朔望哭此一哭而有變耶未可知也

練服之制註疏主言練中衣而或有言練衰處不知何據南中人有練其衰者曰儀禮圖橫渠之說有云云然先生以盧相練衰固以爲不可則恐非也哀侍則以何爲法下示焉幸



主人服三年則侍者服亦三年乃世俗因循之事也主人期除則侍者亦可期除矣而坡所處則有異焉何者養母在以己之故而除侍者之服無乃未安耶其不然耶伏惟一一回示以祛愚惑望之切也

尊教何以云右手無握儀禮則不如此也朱極乃屬於決者非所以裹手也然其制未聞設握止連擊註曰設握者以繫綦鈎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云云其疏曰握手長尺二寸裹手一端繞於手表必重宜於上掩者屬一繫於下角止取繫向下與夾之帶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者以其右手有夾今言與夾同結明是右手也云云則右手之有握明矣惟有一繫兩繫之異耳其然者以其右手有夾帶之餘而左手則無夾帶之餘也左左掩右右掩之

論當從中三字缺尊解亦勝從上自貫則愚惑尚未解焉本疏繞手一巾當手表中指以上云云結於掌後節中則從上之貫必不在小指矣拇指之不裹者愚竊以爲右手則拇指有夾握不可施左手則不可以無夾而左右異制也古人制作有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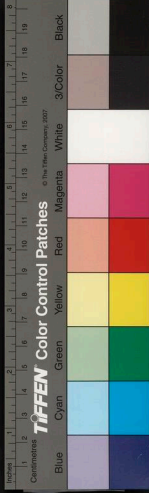
忍死親者有掩庀形體者含米貝設掩冒之類是也而况古人生時必不裹手則死後之握亦非象生如何更以見教右握手

小大斂絞通裂不通裂名三幅名一幅之論愚見同凡物細則束縛牢急之云乃疏家本文非我言也右斂絞

婦人襲覆老者用甘土此恐終非確論若用其掩老少何分周勃傳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註曰冒覆也老人所以覆頭云云則古之老婦人亦有如甘土者而猶不言死襲之用此不可輕易論定於

尊意如何右婦人襲掩

囊烝栗擇愚亦未詳何謂適室西房士果無此但不為西房則其處通為中室耶抑空其處而不名耶圖畫之際似難分間故假為西房之制矣凡室之制東有戶西有牖戶牖之間其名曰依而賤圖則略而不備疎脫可懼房室二字尊辨固矣禮曰大夫士無西房又以旁為訓則房乃其正名而爾雅釋宮文亦有東西廂夾室之語吕后側耳於東箱註師古曰正寢東西室皆曰箱則房室二字古人亦通用矣婦人東西之位亦無明文然大斂奠



曰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由重南
東丈夫踊云則婦人應在西階上要節而痛矣奉
尸于堂條曰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卽
位婦人阼階上西面疏曰於時阼階上空故婦人
得向阼階上西面也去云又於主人北面視殯之
時婦人亦復東位云則主人在位之時必不在東
位矣此其驗也如何賓之不入內位之言亦有未
解者本經內位條曰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
皆卽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
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又註曰乃右還拜之

如外位則內位之有賓明矣但士虞禮內位疏曰
朝夕哭時門外送賓訖入門男子婦人共哭也云
則賓似不入矣愚意以爲外位之賓已去而內位
之賓復來而然歟抑或外位送賓踈而內位之賓
親歟然以意言之必是妄作淺懼深懼尊須商量
教之

尊又曰賓果入序婦人當避此雖似有據但喪夫
記有男拜女賓女拜男賓則婦人似不相避矣如
何右朝夕哭位

柳兄所云粗見一句輕議古禮此必因我而發也



其時坡謂柳兄曰衮服今人衣制兩襟相對儀禮則兩襟相掩而衮服記衮長六寸博四寸疏曰綴於外襟之上故廣長當心心云云然則必兩襟相掩然後衮可以當心不然偏在於左矣若不相掩何以云內外之襟家禮圖不可從也又曰婦人之衰制如深衣又著辟領衰負而家禮乃爲大袖長裙非古制也當從儀禮云云而柳兄不從必以此是彼非爲未安也然其言於後學真可謂藥石矣又言坡氣質病痛處此則左爲的見敢不再拜欽頌南中士友朴君遂一近一來過晤宿數夜情叙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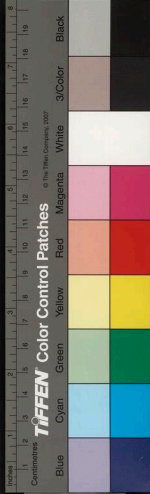
歎亦貴坡無沉潛之意其與柳兄之言合矣一心多病隨處而發旁人之見亦不可誣濩可惕然爲吾許者當絕廢讀史看禮等事主於存養之書幾可以少益而惰慢施體志不強固憂病叢身命且艱存爲之奈何伏乞指教變習之方令免小人之歸則實平生之幸也



近始齋集卷之二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fram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近始齋先生集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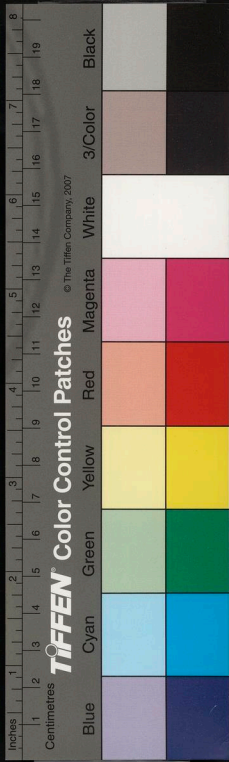
書 雜著 琴文 表

箋 啓 遺事 墓誌

附錄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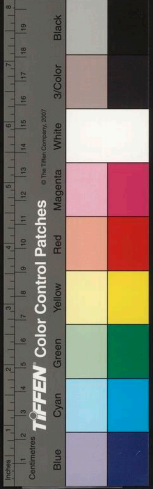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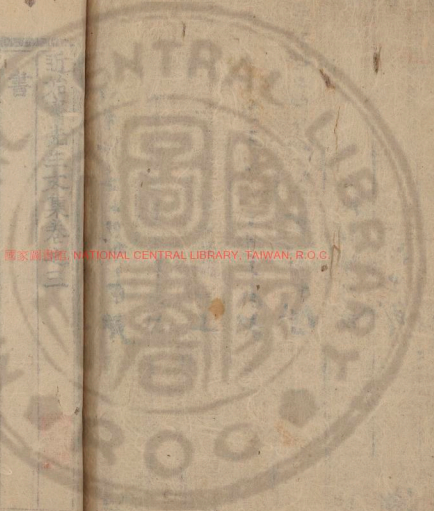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近世... 卷之三
 春... 山中... 乃... 臨... 瑞... 功...

近世... 卷之三
 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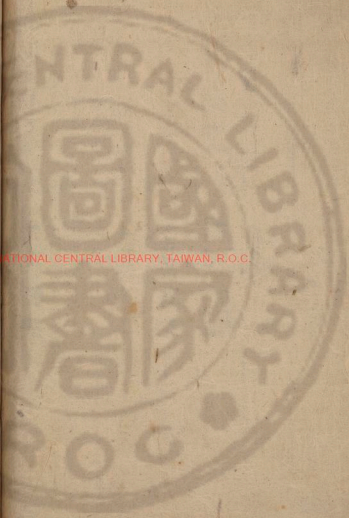
3471007 v.2

近始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書

與趙月川書

春夏將交伏惟尊體養德和福瞻慕無休坡粗保
山中之味芳華欲闌嫩綠初肥仙區景興隨時自
好但孤陋滯曾無從開質是一大欠前許杖屨之
臨掃石遲日夕延行但今方無月景味非全徐跋
躋華稍敷以盡十分之美如何朴丈生平未入仙
境嚮云從後今其意如何謹願攝養益福以副依
嚮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趙月川

春寒伏惟旅中尊體起居萬福瞻仰日增頂者承賜復感戴迨無已且審舉帆春暮之志故山雲物已有爭迎之興坡老人每在病惱中且牽人事之汨素業益至荒落中夜點檢恐無進步之益竊自愧歎文集之寫已定此月之初僉意皆以為近有院祀及家享俗節人多聚散為業不專莫若皆過然後始事之為有益云故退期于念後矣伏惟尊鑑

與趙月川

積雨新晴江景灑然伏惟間養德履萬福日增馳慕坡親病未瘳身又得恙私自悶歎而已一心之病又與一身之病而兼之愚生進修之怠益有甚於前日矣且於或問中又多疑晦處而旁無疆輔依舊鹵莽近日欲進會於易東而看自己之病固未可得廖於其時亦為之歎恨不已但未知何日始會而何日罷會又未知此書既畢而又講何書也

與趙月川

今茲盛夏伏惟尊體起居神相萬福坡牽於私惱



久滯于家昨者撥冗來于屏山則文集之事太半
未就前頭用功甚不易院中凡資俱弊無以支給
亦非細憂今此贖賜俱沒感喜但最所乏者紙與
筆而惠無及焉伏想未詳此中曲折而然也後便
之來如有可助之勢亦乞致念焉

與趙月川

落花空庭獨閉松扉詩筒忽至幽興自多蔽露學
盪教玩彌日坡將移易東而春雨添波短棹難穩
尚畱時習齋中爾明日之進既承尊命如不得駟
當代以牛但此時人牛無閒朴文有馬幸令牽送

如何

與趙月川

節序淩寒伏惟尊體順福瞻景倍增坡受缺託公
私無補忙奔數月在家無日尚欠進承_缺字濱歎
而已頃住龍醴等地而飢軍困弊不得不更休遠
直姑罷數日因便還省而犯寒之餘賤疾又作方
伏呻苦爾賊勢尚熾儒軍單弱何以爲計伏乞教
策不至迷方

答趙月川

昨自外還伏承下書伏審體候少失和豫還以已



底和福爲深喜更乞益加順養以副瞻仰坡路德
連悻殊無好况又迫於情義出弔溫溪因往省陵
居仁到處便畱調一兩日昨者始還矣病懶交并
別無所業息養之暇欲治春秋之功似知嚴正峻
潔之爲可喜而諸儒傳註浩漫難尋疑吝塞留爾
下示文集之功所當趁急加勉但當此嚴沍雖間
有溫舒之日而漸至於凝緊無疑愚意以爲莫若
待春溫旁致近邑士子分在兩院數月加功則庶
可畢一二件矣今則士子皆有二冬之業亦難一
一延致矣坡近日連有祀事念後則以聘祖母塋

事向龍宮此月必無閒矣伏乞尊量覆教

答趙月川

使至仍伏審尊體攝養萬福瞻慕之至坡親旁親
遣前在屏山伏奉賜書兼以奉親藥物仰感迨不
自任文藁事一件謄畢僅校一番而士子以俗務
皆散俟過試更聚畢功矣久違承誨節序累改秋
風入耳不任下懷近日棲泊陶社或登臺或泛潭
芙蓉烟月長入望中未嘗不興懷也伏乞攝履益
加調福以副瞻嚮

上雲月堂從叔父



坡罪逆之漢猶不自殄又經李哭攀號靡逮五內
焚裂酷罰荼苦尚存視息伏蒙恩德隆浚凡所買
惠皆極精好無所不盡其誠意今日大事之克襄
實賴慈恤之力矣感祝之私不可以言語形容刻
銘心骨平生所不忘也且論片石之不當用姪竊
有懼焉當初以為非大段事且已起功不可中止
故不奉稟矣此雖非周孔之遺法朱子所定亦可
為後世之謨訓力有可及勢有所便則雖從後賢
之義起而恐或不至於大戾又以先生禁油灰之
事為證此則恐不相類也油灰非經傳所出非先

儒所創而又或有滋弊之患則先生所禁必有微
意之所存矣此則既有朱夫子可寧之訓以平生
效朱子之先生必不禁朱子創教之制矣若以非
先考之志責之則當百拜受罪無有他說焉伏乞
還教如何秋氣漸浚伏惟調養萬福

答雪月堂從叔父

縣人來伏承下書仍認中夏毒熱體履安福慰喜
無任姪之忝第只增悲感而唱榜三日後憊疾乃
作是出於久勞之餘其根不淺廢食呻苦今十許
日而尚未蘇愈坐想倚閭之切歸思日覺撓闕爾



且詳歸志不能自如監司之固拒不許不可謂失
體必待快愈而決則似無可遂之理矣惟在度時
善處而已下惠付物皆伏受矣伏祝體候益福以
副下情

答雪月堂從叔父

伏奉下帖謹審尊體神相萬福瞻慰之浚姪奉母
間居晨夕粗安下教童弟資教事不欲不盡意但
或率人事未免出入不能專靜教缺恐負托意浚
以懼惕善山秀才更爲博訪或云未識或云雖未
過人尚可缺人更思之法家子弟不若寒門之多

譽安知有可取之實而又兄不爲揚譽故人未之
聞耶未可知也李白集求得甚切時已備紙付此
人印來而伏知持惠之意感幸尤極但素昧詩學
今欲勉功而未知入頭處仰難二字謹祝夏熱攝
養益加慎福

與金鶴峯識一

蓋自攀別翰軒欲奉一書以候輒以賤遠而止此
有私情懇切不得不叫訴于左右者先祖考誌幽
之請今十餘年未遂恐遂爲無窮之恨爾昔黃端
明屬先碣于朱子方辯而端明卽世朱子乃曰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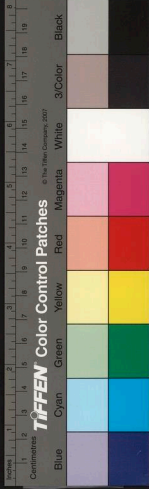
不可辯遂追成其志古人於死生之間不負信義
如此與此事頗相類敢復言之伏乞垂察情至辭
感竊增惶恐

與北厓兄 并

精構未成主人出遠雖可恨趁春趨庭亦有大於
此者此特餘事爾仲淹鎮邊純佑佐之魏公摠兵
敬夫經畫二公總業之著豈不由二子贊成而然
歟今此之行爲我兄執爵以祝古人云儒而不知
兵非真儒也今去之省之間行有餘力須習韜策
幸甚

與北厓兄

伏惟哀侯支堪縞冠之事考之禮文揆之情義萬
無不可爲之理而又不可聞斯行諸奈何大槩禮
義久壞人心不明可勝歎哉今人之毀禮者必曰
古今異宜愚請以橫渠一絕明之聖心難用淺心
求聖學須專禮法修千五百年無孔子盡因通變
老優游毀禮者又曰質爲本儀文不足貴愚請以
呂與叔一絕明之禮儀三百復三千酬酢天機理
必然寒則加衣飢則食孰爲末後孰爲先毀禮者
又曰欲爲功總之服而老親在則非所以慰心也



愚請以橫渠一絕明之有吝不勉道終非少爲親
嫌老爲衰舉世但知隆考妣功總不見我心悲着
此三絕則可見矣布笠之非吉坡言似失矣但禮
記註朱子之說曰齊衰麻屨今時率伍所著云云
而東國率伍之服類非吉色冠則白竹笠是也屨
則草屨麻屨是也帶則白布帶是也是故前有非
吉之語而後來更思之似乎泥矣伏惟尊照

與或人

昨書恩恩奉報辭無倫字未措卽此非敬內省迨
懼坡近窺康節之言字字皆原於理數不拘於音

律不滯於短長可長言則長言可短言則短言至
於淡言淺言皆莫不順性情而發焉真一世人豪
也但似出規矩之外多有神奇底意思初學之操
守持敬銖寸積功者固不可望以爲則終未免類
狗之弊矣如何

與或人

陶山盍簪之樂已累經月情慕益難勝喻卽茲侍
奉安福學履兼勝允庸馳懷坡奉母粗依但自了
陶山事連有家間奉先事無暇近書冊汨瀆已甚
昨者撥投居仁墳菴青山靜對白雲開卷時有好



月來伴書床執書數卷抱琴一張亦足有自樂者
於此又有一朋友自山後叩門以論道味以開滯
懷則亦可以全古人之趣矣而所望者舍君其誰
哉况有宿約不可負者乎多懷待奉

答郭靜甫 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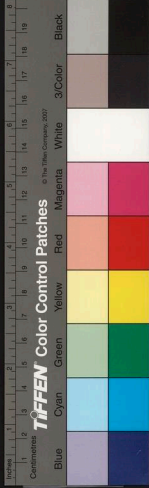
歲晚得此好音如見其人幽懷頓豁潛居歲久同
好殊澗塵編寥落無與共理孤抱蘊結第切延企
惟祈玉度珍粹

答郭靜甫

身旣在閒與可意人從遊以開蒙塞其爲益固多

而未遑爲恨吾子之言適足以道余懷而恨又相
符焉尤以起吾感也前日清涼之約尚徃來于懷
而歲已強半矣將蒞楓林之晚爭道於松雲幽壑
而恐吾子俯就騫騰之路則難與野人相尋於寂
寞之濱也

性理書禮義書無不洞曉存心以敬律身
以禮事親盡孝待人盡忠若使天假之年
吾家主盟非公而誰回也好學不幸短命
吾道無託慟矣哉簡札詩篇盡失於兵亂
中獨留此數紙披閱淚下無以爲懷耳 祐



公書先生
二札後

與權定甫字

奉違顏範今數月餘矣縣縣之思日劇卽今閭閻
靖謐晨昏返舊否嘗欲一書以候而因循迄未能
也前言濟王茲事決定甚麼愚偶閱其記頗有意
會處故聊以求正于左右西山在寧宗時雖職兼
宮教不可謂濟王之臣也又嘗諫而不聽力請外
去則已知濟王之不可與有爲矣而濟王之死非
由理宗之故乃奸臣彌遠等所爲也此與子糾建
成事異矣吾君之子見弑於賊而復事其弟以爲

君於義於情亦何有不可也但顯誅巨奸以明擅
置之罪使家法得正大義復明此西山之志也而
時有所不可爲者矣其於上理宗一疏可見也以
反面事讎之事有疑於一代理學之宗主此尊公
所見之差耶不當於無過中未有過所祈更思明
示令蒙節有所開厥則幸甚

與權定甫

人事推遷佳期已誤理當順行心實慨然按望日
行廟事七日又有祀事其後乃可相謀而又安知
趙文之故不出於吾儕無故之時耶所云存養涵



養我何有見只從程子朱子之說而言之若有先
儒之論有如尊兄所云者則吾當釋然從之夫何
有異辭大抵拔之所惡者不踐實事而妄談玄妙
之理故平日未嘗言及乎此而今適犯此亦所惶
懼當俟體踐然後可言也趙文近將指西未暇稟
存養之說爾

與權定甫

伏惟孝履支福坡勞攘之餘甚覺惓惓今將往調
于仁菴若得少蘇則當及李哭來還而仍可就拜
或未易調欲自彼徑還此深悵悵又有三祠官之

除常時則無意於出頭今則與試行纔間一旬
一辭一進勢似撐拄何以處得其宜也幸望精思
詳示

與權定甫

近日炎雨未認侍傍諸致何如令人縣慕固未嘗
忘湖山幽會曾欲速成山水隔漲栢潭不可渡廬
阜可往尚畏暑縮坐甯中殊覺憤憤今日乃獨坐
幽軒山雨霽止清風自來徘徊游泳如見可人於
此時爾居仁雖無好風景同人草次之遇又何必
擇地而後成欲於數日間挾一書獨往共論古人



言與緊處尊兄其肯許否枉時校中庸或問如何

與權定甫

天日舒陽伏惟尊體侍奉萬福縣慕私情日有積
莠坡六五年來此身雖立但是枯形其於古人事
業無復有寸分之進較其日間所事其有不合於
常則者甚多於是乃反省切痛思有以少醫沉痾
之在身免歸庸下之流而旁無直輔之友又多患
故之撓悠悠復浪浪歲月遽如許矣奈何孤寺清
宵之語誠有不偶然者而愚朽之質未受鑪錘反
而思之未有所_{二字}缺焉尊兄與吾病痛處似又有

相類者必得平實如南友者然後_{二字}向上之功

矣至此尤不得不涕揮於九泉之友也自今約與

尊兄缺堅其志互攻切己之病期不負爲人之責

而毋或歸於名爲士類不知路脈者之爲也頃者

與西厓丈論南友碣銘其意初以不敢當_缺累書

勉勸然後許之乃持狀草入都矣

與權定甫

雷雨狂飈春事不晏奉想侍奉安福坡憂惱不異
於前而人事又相撓雜目不接冊子已幾月身寒
甚前可歎豐山亭漁艇槳楫已具琴參奉念尊叔



已約同泛而下以盡江山之趣月既望將舉帆而南矣尊兄若出待于江院則可得一宵清款而同舟穩泛亦豈有妨礙者哉謹奉候

答權芝甫

山齋一別後雖以患惱之交纏不能通書問展情慕而未盡之蘊更欲相期於林野昨自仁乃還而尊書墜在乎此其所言亦與鄙抱有約而同者乃欣然玩復快若洗熱所云邪遁之學吾亦聞有此人矣但不料今時所歸仰者亦陷此窠坎也此幸由喜趨簡捷而其於窮索之間事物之上不

知真味之所存固不可以口舌爭也但吾輩雖自云觀其正脉而用力不篤悠泛度時日用之緊切者十闕其八九令聖賢之言不著於身已此在自充自謀之不暇在彼之乖舛雖姑置之度外可也如何存養涵養尊亦理會否坡近考諸說抽其相近者若干條書上此固尊契所嘗究釋者而至此又不可不再考也但前賢所論多有互言更無別說則前日尊所言不可易而從之須虛心更玩如何青松白石一間蘭若對三人討清懷亦人間難會事不可作閒說而退相與共論一書如何多書



未及論則二程行狀如何幸示復

答權定甫

方仔藍與度岑林間但見片幅之報悵失如何佩
來春酒無與共飲當獨酌而歸爾示問去就必已
素定愚何容喙然既有俯詢分誼難默凡出處當
以自處之輕重裁決若在山中讀書求義以終大
業爲期則此日之去終始可惜若或未然所期不
遠則不如初出之爲愈也又古人有爲養仕者爲
貧仕者此亦在所齒酌也至於陳疏辭職必不穩
合也惟在察諒

答權定甫

竣罪逆酷罰之濇猶不自殄又經卒哭攀號無建
五內焚裂陸居山足苟延孤喘特賴慈恤所以勉
教扶持之者固無所不用其情感德之濇平生所
不忘也方將發謝書以陳哀素於左右今反俯問
誨諭勤至哀感已極悚愧亦多孤命支延之計雖
無知厚之教豈敢自擬於不勝喪哉但以稟氣素
不堅實情事未伸而已先德瘠故自近已爲調護
之計如此而又有疾病之來則非人所能料也居
冀側之計缺之情事無有不安者故已定矣朱門



已定之論雖不商量豈不是三代之遺禮先王之
中制哉但今日所欲行者所以遵朱子所循行者
而亦以務合於情勢之所自安也亦有大段所難
言者先考平日之志以廬墓為今日可行之節矣
但魂返室堂則似非其志而亦不明言其不可也
賤孤之志既以此自安其所云行事述古為人視
則者則有所不可暇顧也而况先生晚年之意亦
以廬墓為可行則其微意必有所在雖自分得罪
於守禮之君子姑以先師已定之意為今日所自
處也而先王中正之禮待他日講究之熟然後定

矣日暮神疲未竭所蘊若蒙他日眷顧可得一日
夜穩議此事惟願諄覆破痼千萬之祝

答權定甫

慕想近極恭奉遠書得認客寓諸况宜福稍慰臨
渴別紙云云已詳誦矣消長之機自有天數豈人
力所能為但當守正以俟回春之天爾示喻見試
缺以為不可赴者固也以為必可見者亦惑也相
時度義之間自有有處之之道惟我兄必已精思而
作此計矣且聞宗廟之變又至於此臣民之痛
內外同然宏仲丈遠宦多年竟罹此厄既多公憂



又澗私慮竣歸來後雖保膝下之樂勞攘之餘精力大減於前不能盡意於文字間非細憂也鄙人修史事詢于同志識事之人以喻如何以理言之見削之官固不可容議於信史而物議難知以是深慮爾惟願凡百自珍

與權參奉

冬初寒未至甚伏惟孝履勝福違拜累月情慕尤增坡自安德還侍粗依但試行初迄不爲竟爲門尊強勉方且作意凡百息窘殊覺敗意苦事連年徇外靡有定靜時節內外多覺有損知所厭倦而

不能自止終以此而自戕否自歎所存者不重也前知有改兆之意此非可己者乎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守正而俟命也若聞變惑之說而有所撓奪則孰謂知道之爲貴乎平日竊矚左右於氣數上多所留意其當事則必有偏重之失今果如此此愚惑之滋甚者也况纒經爭端人言尚未止息遽此動作尤非所宜雖或有不得已者亦當從容審度令無後悔可矣豈可如是之急急乎幸乞深思善處以副朋儕之望

與裴明瑞龍吉



前蒙顧枉哀感迨湫坡罪積無死條已經歲聳叫
蒼旻無以自生且賤業理氣之說前於取去心實
不安而不爲固辭者切冀指示謬妄之處而小免
終迷之感也今聞東行近發恐或遺棄滯中未聞
警發之教而徒取僭濫之罪以是敢遣人取來伏
幸付還且一一指誨以副下懇且第二段論柳丈
語只示相規求益之意而身在哀苦未敢遽達不
可以一言之不合而小替愛好於其人也二柳丈
皆吾黨中不易得之人如得從容一見亦欲因而
告之爾然論學必有實本然後其言亦實如坡則

兒戲爾豈足謂之言哉專製策問其時大槩已論
而又有未究者故敢質白焉其論先生處無一端
的之言辨今世異議之人處只有奮激疾惡無漸
之論而竟無確實之言可攻其心術者此恐非小
病且於論先儒學行出處亦無體認詳審之論此
必常時讀書無沉潛篤實工夫而然也自量以爲
如何大抵爲學不在多言當以矯揉氣質偏處爲
先爲本輕者當矯其輕放者當矯其放不堅固者
當求其堅固不確實者當求其確實可矣每云爲
學而氣質之偏依舊則雖日記千言徒爲虛偽如



何伏乞詳教可否吾黨自先舅賁趾下世後更未
得堅固著實常所悶默而慨惋者尊須察焉謹祈
行李萬慎

答任卓爾此

謂已發輓向風寄懷而已卽奉德音不任慰喜所
詢變禮吾豈敢論然竊有稟焉夫禮有吉有凶不
可侵越曾子之言曰朋友之墓有宿草不哭此言
過著則雖墓不可哭也藍田呂氏曰過著則不哭
情重則哭其墓此言墓則雖過著亦可哭也泛交
則從曾子之言情重則從呂氏之說此乃愚所循

行者也三年後則愚意以爲決不可哭也墓猶不
可况其家乎禮記云有服之親過三年則哭其墓
於其家則不哭有服且然况其朋友乎君須善擇
且前問齋號亦非愚解知但所立之云雖非窈冥
昏默然此直是峻絕殊非下學用功之地不若以
切實可據之語爲之號也動靜則充不當以不言
動靜之工夫也克勿乃一言一事不可施之兩齋
軒若不改所立則號齋以博約似或可也愚意以
爲軒號改以學顏則恐切實也然凡齋號隨意偶
爲可也不必強求美名也



答全而述景業

白足來奉玉音，謹想雅履靜佳。慰沃難勝，坡粗保
靜味，但攝養之暇，雖對案省字而未見新益，蓋其
本源茅塞而旁無彊輔，故也。所可慰者，清涼翠岑，
正與小軒相對，朝朝退眺，亦足滌煩襟也。中間之
會人事，類然自初已料其難成也。然豈無餘悵哉？
下詢禮目，愚所未學，計日填月於禮末考，必是難
從之言。家禮有服盡後月初吉除之之言，炳然何
必曲從？後出種種之論乎？然在此無禮書可考，不
可輕易為言。只在細考量行之合宜而已。來僧暮

到催歸草奉不宣

與全泰而景地

坡罪惡貫盈，天降酷罰，不卽就死，尚延頑息，攀號
隕割，五內糜潰。至於古人之事，心不暇力，不及且
將廢棄而死矣。左右以英資妙齡，有志大業，將取
友四方，以自講益，而乃為朋友所誤，垂一言以寄
意焉。以其人則凡庸陋劣，而非其人以其時則憂
疾罪死，而非其時其勢不敢承眷顧之意，踧踖惶
愧，措身無處所矣。伏乞左右矜容鄙棄，以安其分。

與全泰而



遙想故人凡况何似瞻鶴悠悠惟願慎福兼加內
修之功以副朋友平生之望同志中擺氣習向上
尋步漸難得也吾道不旣孤乎惟我君篤念

與琴彥慎懌

歲且更始謹念君子受天之祐侍奉萬慶學有新
功坡侍病者又加一年喜懼交并于中矣將於五
六間往拜月川丈訃已定矣吾尊契若許一枉于
彼奇事可并一日間也氣質甚偏天理難復朋友
一言之警固知平生之益也謹狀

復金鶴峯時鶴峯為招諫使

國運否塞蠻獠猖獗 廟社兵燹 鑾馭西遷臣
民之痛不如死之久矣只以陋小之邦昔蒙鄉賢
之化徒知儒雅之可尚不解弓馬之兼習近年來
文教已至早夷而不事武藝則如初故其義氣不
足以奮厲其勇略不足以戡亂終歸瓊瑯庸庸不
可與有為矣亂之初也勢未及事中間斜合章甫
僅得百餘試藝數日凶鋒遽逼難以未教之卒當
其充斥之賊空卷未張血點垂曾未久賊退更加
招集且出僕隸凡得數百餘人而操弓者什無一
二雖未能奮擊長驅亦可以設伏要害庶望伸其



孤憤以遂死長之志矣今承勸勉之辭招之使進
論之使知忠義奮發誠心激切使庸懦者自立跛
蹙者先登矣但念軍旅無素統御非才兵勢孤弱
加以飢困之色器械掃盪皆是斬木之兵以此舉
事恐難自濟然忠義之心出於性分守死致命昔
粗講聞唾手蠻雲志欲蕩掃腥穢誓心天地不與
此賊而俱生也惟左右垂察焉

與金鶴峯

時鶴峯為右監司

伏惟尊體在戎萬福且聞節制克壯以挫方張之
賊為國之賀一路同然坡等始事疎迂已勞令

憂團聚數月未效寸忱西賊憑凌勢將橫潰障河
無計祇自掩涕而已伏惟尊鑑更乞為公自重

一雜著

理氣說

彌滿六合流行古今者理氣而已人之一身合理
與氣而成者也四端之發雖不可謂之無氣而以
其為主者理故云理發而氣隨也七情之發雖不
可謂之無理而以其為主者氣故云氣發而理乘
也從古聖賢就其不相離之中括其不相雜之妙
以為言近世一種議論必欲合理氣為一指老先



生理發氣發之說以爲誤殊不知此說實本於朱子詆老先生乃所以詆朱子也以下選

澁衣辨

謹按澁衣之制朱子之說明白簡當而其後諸儒之論旁引牽合愈多愈亂非特不能發明朱子之本意反與朱子說歸於不可尋之域蓋可傷也堉之誦陋有何知見而必欲辨論者欲得諸士友講廟之益以自正也

瓊山云布幅以一尺八寸爲則大槩似然凡裁衣之法必削邊幅一寸瓊山不言此也布濶本二尺二寸削邊縫又各一寸則爲一尺八寸者是也

禮記註及家禮補註兩腋之餘前後各三寸之言恐未然以爲衣四幅廣八尺八寸削四幅之邊各寸則所存者八尺缺與領旁之屈積左右屬袂之縫前後各寸則適足缺何有兩腋之餘耶大抵朱

子正條分明言屬於裳而何據有腋餘之言其無足信也明矣但家禮圖丘瓊山白雲朱氏內外襟之制其謬已甚不辨自露三字缺非矣家禮圖衣之說皆不可從也

或問領與裳旁表裏皆挾緣袂口獨別緣何也曰



衣用整幅云則滾衣之袂亦必用整幅二尺二寸而屬身之縫前後各欠一寸則緣須布外別加寸許矣

或又曰若用一幅則反屈及肘者何也愚曰此亦恐前人之誤解也凡人拱手則袂必及肘而前兩袂相接故其所云反屈及肘者疑指屈處及肘袂反向前著腋

以下缺

右辨衣之制

裳之制又用二尺之幅交解裁之則狹頭七寸狹頭縫外六寸則兩邊之縫各半寸廣頭一尺二寸

則兩邊之縫亦半寸以裳幅乃衣幅之半裳縫亦居衣縫之半此恐精微曲盡處也六寸者十二則為七尺二寸之要一尺二寸者十二則為一丈四尺四寸之齊而適足無欠補註所云腰得七尺五寸下得一丈六尺三寸則上多三寸下多一尺九寸即截去之法皆苟制也大抵補註之說多有合商量處

以下缺

右辨裳之制

題孝行錄後

仁者一心之全德而孝乃為仁之本孝者百行之



源而仁爲孝悌之體行成乎身心德自全心存乎善行無不利一念不誠乎親便是不孝一事有違於親便是不順一念一事誠與不誠心德之失與不失於是焉係也而爲馱爲禽之幾亦決於此矣

祭文

祭權松巢定甫文

嗚呼吾道之東蓋自麗季中間數先生闡發經旨而道始明焉以及我夫子廓而大之而道大明矣兄以弱冠登門聞其旨訣本以精詣之見英秀之才雅潔之操端操之質蹊徑不差乎正原咀嚙已

味乎菽粟朋友之所期者遠而華騶忽仆於中途玉芝遽摧於風霜天耶人耶善無報耶理眩茫耶蓋自龍亾虎逝之後趨卑缺空之學橫驚交翔兄每慨然歎息嘗有意於千丈之膠百尺之障雖竟未就而其欲任斯道之志眷眷而未忘也至於菁華藻麗之習乃儒者旁通之務而兄少也兼用其力耳震而咀實若如藝場之戰則所謂淡叢之羆領髭之摘而兄自知內外輕重之分不屑屑於俯就雖家貧親老終不肯得焉如愚蹇劣托契淡密蓋自十五餘齡而倚麻之蓬托松之苓駉之於



蛩水母之於蝦每顧斯須之不離而豈知今日灑
淚西門之花耶松雪山窻對榻而披經風雨溪堂
剪燭而論心我之爲是而兄以爲非我之未及悟
而兄獨先思蔗境之啖蘭室之薰蓋有未盡形於
詞者矣我之守丘於窮廬也兄每枉騶騎眷顧而
不置或連數宵而不去相與吐出其心肝啓發其
微意曾未數歲兄又在疚我雖造見而猶未如兄
之屢駕而久留也年來內守不固有外慕役物之
志兄見微而加警隨事而責誼冀其潛晦而自修
以終其所好而終未免出頭於世途以至七顯而

八倒是兄之愛我深慮我切而我不克終其誨去
歲之秋雙鳥隨風失其舊巢而棲棲於秦樹每與
聚首於旅匄交足於寒床歎其失巢之久而道其
思歸之苦我竟昧幾而幾墜於不測之淵 天恩
如海野跡還山兄獨雷寓而携手 國門惜其遠
離那知南北之別遽作幽明之分耶千里之計忽
聞於旅中真耶夢耶我欲仁而誰輔我有過而誰
攻痛貫心曾淚迸雙皆踴躍何所依耶嗚呼惟公
家傳忠孝行著鄉閭望其遠就而遽至於斯今日
柩前之痛非但哭吾私而已



祭山南從叔父文 小祥時

凡今有片善一藝者皆足以暴著於世矣公之實德何久晦而不顯人耳目也恪勤奉公孝友於家持己也慎與人也恕至於清之一德則雖比於古人可也其年其位皆不足以副乎德則亦庶幾垂慶於後此猶有待焉者也嗚呼哀哉

表

擬宋韓世忠謝賜旌忠莊表

靡監王事常懷敵愾之心用錫土田濫荷踰分之寵驚惶失措俯伏拜嘉伏念延安微蹤草澤賤品

才疏禦侮尚昧應機之方智短折衝未解制變之策頃遭皇輿之敗績而致黜虜之跳梁方中原覆沒之辰莫回二聖之駕屬國家危亂之日安懷買寇之讎何圖買田之言誤徹塞續之聽身任外閫每慚表獎之優我圖爾居更忝錫予之厚顧無召虎之定國反得宣王之錫山文資錄子孫實嫌世官之譏矣忠勇表旗幟將掛風人之彼其常恐過福之灾豈料無前之賜爾私駿發已見維耦之十千我田旣臧復喜取禾之三百旣多曾孫之庶庶永先祖之烝非徒感恩於一莊抑亦有愧於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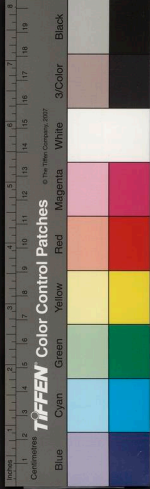
伏遇河海大度天地深仁開心見誠恇懷任將之
量賞功褒德渙得勸善之規途令賤資獲被異數
臣敢不益殫素節罄竭丹忠盡悴鞠躬雖未效七
縱之略誓心討賊庶幾畫萬全之籌

箋

擬大學生等請撤去諸道寺刹箋

道統有自來光啓文明之運邪正不兩立盍絕縹
髡之徒俯竭闢異之誠仰干從諫之 聖竊觀守
正之主咸以去邪爲先命有司而汰僧尼文皇稱
善於唐世誅沙門而毀佛像世宗播美於魏朝苟

不窠窟之盡除安能根株之永絕恭惟 聖明時
又濟哲有臨崇儒尚文人盡知尊禮孔孟務實去
僞士皆能關斥異端吾道昭乎日星邪說渙乎水
釋然惟排拒之未盡而致支流之滋漫高談異論
聾瞽世人之耳目妖言詭術敗毀先王之憲章民
己惑禍福之辭世鮮知性理之學凌蔑儒輩既有
勝正之漸踰入 禁中更見非常之變不謹燎原
於焔焔恐致滔天於涓涓倘欲速去其根曷若亟
毀諸刹習乎心養乎性固不能不處而巢居生於
此長於斯安可風餐而露宿夫旣容足之無地而



何遊食之能為苟得其要何難以斥伏聖憐臣重
道之懇許臣距誕之忠遂降 久俞以布遠邇則
耕爾田宅爾室咸知父子之倫誦其書讀其詩皆
樂義理之正豈徒異教之浸息抑亦斯文之益張
臣謹當鼓舞青衿瞻仰 紱極於倫於樂戴履早
麓之篇不愆不忘永遵洙泗之教

啓

邀北厓兄啓

不亦樂乎每願有朋之自遠矧伊人矣不求情友
之來尋望小車之有聲聞行窩而相待坡百憂叢

已萬事灰心謝子思朋感春物之駘蕩翟公無容
設雀羅於門庭伏望北厓主人自北厓齋來挹清
舍扶青藜杖傍小溪濱則論古論今豈無補於講
說辨義辨理皆有切於身心

遺事

先考成均生員府君遺事

退溪先生稱氣質醇實又許其向上之志

聞之宏仲文

在病中坐亦使人扶之然於祭祀之日則晨起盥
洗整衣冠而坐代行子弟告祭畢然後卧

七年大病中遭一兄二姊之喪摧痛之情不以己



病而少加節抑朔日則必扶出正堂爲位而哭以
終其月數雖在大寒不廢也子弟固諫則或
權行於外寢
在病中有來問賓客則整衣冠而見之賓出然後
就卧

性儉素年過五十不衣帛襦見子弟著好衣服則
雖不嚴訶必輒感不樂常教子弟曰先考觀察公
雖至腰金公退之服多以綿布汝等以一介寒士
必著好服甚非子弟之道也

家業只守祖產不復有意於營爲子弟未見其料
理農作買田之事

自奉雖約而賓客之奉不欲其甚薄每至秋夏間
家儲乏絕家人多稱貸以繼之雖或知之不以屬
心伯兄生員公有贏餘每推與之若家用不絕則
必辭之至於稟問先師先師曰歲而待之然後受
之也

平日時祭祀時必沐浴齋戒如禮雖在冬月不以
畏寒三字缺常曰祭祀一飯之頃而心必有走作
之時此可三字缺心處云云至於承統之後祭祀
之禮多有因循未改者子弟請改之則曰先師以
支子雖與祭其廟非有大段害義則不爲改禮此



吾輩所當遵守也我以支子入承宗祀一朝改父兄之所爲此已失禮之本意其何度數之足云乎我意三字缺汝則雖改其所嘗改亦未爲害也

於家業略不經意而酷愛書冊料理備完雖在病中意殊未已至於賣田而買書其得新書也以病雖未能讀必置于傍側撫摩舒卷其天性不樂於外好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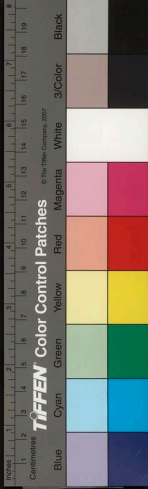
性溫厚雖嚴飭家度而自守雅慎家人子弟未見其有戲慢之色

平居盥起盥洗出就書室閉門靜居未嘗脫冠帶非有朝夕再飯之時未嘗入處于內也

自弱冠登退溪先生之門誠心敬服終始未懈至先生易箆之後猶感慕未已每歎其辜負教養之恩與人談論未嘗不及於先生也

伯考成均生員府君遺事

伯考天性孝友志節清亮執心堅固用意慈和事親則盡其愛敬之心奉養之物無不畢給一意敬順未嘗違拂祖考觀察公之喪哀毀過禮扶不能起幾危二字及遭內艱盡誠如前終始未懈鄉閭至今稱之



祭祀之禮必盡誠敬精潔齋戒肅慎者存不忘乎
心祭畢則必愀然不樂有不盡情之歎

志節慷慨明白直道而行見人枉曲之事則必面
斥不容人皆敬畏然待人之三守欲從容樂易莫
不歡洽人皆欽服

友愛之情誠意懇惻表裏洞然大病之中一弟又
病涕泣救恤誠心福塞惟憫弟病之深不量己患
之加重雖古人分痛之心不能過乎是矣至於收
族濟眾之事亦憫惻憂勞如己嗜欲益其天性誠
篤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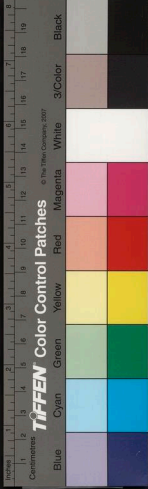
勉子弟為善而又戒以不近人情曰自然為善乃
是真情修飾而為則雖善皆偽也汝輩當以闡然
篤修為勉毋為矯激以觸外人耳目可也又曰學
問當以孝悌為本

天性簡素自奉甚約家計不為貧乏而平日食不
重肉家人或陳累饌必曰吾有此物欲待賓祭之
用非為自己設也以是家人無敢以意而備進

墓誌

伯考成均生員府君墓誌

公諱富弼字彥遇姓金光州人高麗知門下省事



光存乃遠祖也曾祖諱淮陰城縣監 贈通政大夫兵曹參議祖諱孝盧生員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參判公始移居于禮安易川里因爲縣人焉考諱緣嘉善大夫江原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妣貞夫人昌寧曹氏進士致唐之女正德十一年丙子生公公資崇堅貞所執不回自幼已與常兒異矣旣長承庭訓讀書如俗學皆不勞而成歲丁酉中司馬甲辰觀察公卒哀毀過禮至於成疾父兄宗族皆以孝稱之自是遂厭科業一以家居祭祀奉養爲務焉丙辰貞夫人歿其行卷與前卷無踰也于時退陶李先生退居洛江上大明道學于世公樂與之從遊樞衣二十餘年莫不佩服而從事焉三調祠官皆不屑就婆娑林下不求聞達先生詩以贊之 朝家以遺逸薦之將叙六品而時有沮之者卒未也萬曆歲丁丑冬十月十有二日病終享年六十二其年十二月乙未葬于居仁金鶴山北支東原從先壙也公仁孝友悌表裏無僞公清介直處事不苟事父母能竭其力奉祭祀能盡其誠與兄弟如手如足遇宗族睦嫻任恤盖天性然也其於學也每以晚悟爲恨好善之心



出於中誠而見人之惡亦不爲疾之已甚行己內
主於慎而不欲爲駭俗之事也平居昧爽冠帶拜
于家廟退坐書室至夜就寢其在疾之中亦然
處鄉賢愚貴賤待之各盡其分事有不可必正色
折之鄉人悅服無敢以不正犯之者左篤意於斯
文至如學校書院等事眷眷焉未嘗少懈始初陶
山祠公主其事逐日董營雖祁寒暑雨亦不恤也
賙窮恤匱靡不由盡宗戚鄉人之乏者必推贏餘
以賑救之教子弟以孝悌敦厚御家衆以嚴平恩
愛治家亦可以爲範夫配尚瑞直長河就漢之女

不幸無後養弟男曰垓竟以後事托焉

端人光州金氏墓誌銘

通仕郎琴公諱樺鳳城望族其配曰端人光州金
氏金爲東韓著姓曾祖諱崇之穆清殿直 贈司
僕寺正祖諱淮承議郎陰城縣監 贈通政大夫
兵曹參議父諱孝盧成均生員 贈嘉善大夫吏
曹參判母貞夫人陽城李氏以弘治己未生端人
幼而端慧參判公教諸子端人在旁輒能記參判
公曰有兒如此何憂難教及長勤於女功誠於瀧
瀋正德乙亥歸于琴氏承君子無違婦德極備嘉



靖庚戌琴公卒端人持守門戶教督諸子卒成就
其業萬曆己丑六月十八日棄代壽九十一端人
性行慈惠閑靜事父母就養致敬奉祭祀贖糶必
潔待宗族睦而有恩御家衆寬而有制見匱之傾
財施與內外親黨皆法象其賢制行貞固而濟之
以溫裕有若達識之君子蓋天性然也二子長應
夾以賢行擢授河陽縣監次應壘生員二女長適
軍器僉正李寓次適士人李寔僉正之子三人長
安道直長次純道皆先卒次詠道參奉以其年十
月四日葬知禮村附於琴公改兆之原塋於端人

爲歸孫平生受撫顧之恩河陽公托以銘幽義有
不敢辭者略記淑懿之萬一繼之以銘銘曰
爲女孝爲婦順教兒慈與人信知禮原颺楚協一
穴附萬古宅



近始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近始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附錄

藝文館檢閱 贈弘文館修撰近始齋金先

生行狀

本貫全羅道光州牧

會祖孝盧成均生員 贈嘉善大夫吏

曹參判 妣貞夫人陽城李氏

祖緣嘉善大夫江原道觀察使兼兵

馬水軍節度使 妣貞夫人昌寧

曹氏



近始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近始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附錄

藝文館檢閱 贈弘文館修撰近始齋金先

生行狀

本貫全羅道光州牧

會祖孝盧成均生員 贈嘉善大夫吏

曹參判 妣貞夫人陽城李氏

祖緣嘉善大夫江原道觀察使兼兵

馬水軍節度使 妣貞夫人昌寧

曹氏



父富儀成均生員號挹清亭 妣安

東權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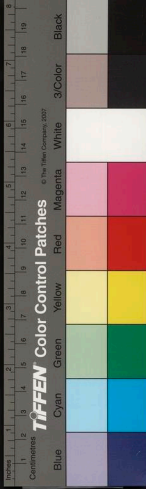
先生諱坡字達遠金氏本新羅王者之後有王子與光見國將亂避地于光州子孫遂爲光人數世至諱吉佐麗祖有功官大匡司空自是世有達官偉人參判公始卜居于禮安之烏川里挹清公與兄後彫堂富弼俱以德行著聞寒岡鄭先生所稱烏川一里皆君子者蓋指公羣兄弟也先生以嘉靖乙卯二月二十七日生生七日而母夫人沒就養于後彫公幼岐嶷異凡兒便旋避祠廟稍長慨

然有志於古人之學日讀書窮理刻厲不懈先公兄弟遊退陶先生之門得聞爲學之方施教於家庭先生孺染服習不勞而有成丁丑後彫公卒致心喪三年先公患風痺卧起須人先生至誠扶護積勤七八年不怠壬午遭憂哀毀踰制節文一遵朱文公家禮人有言古禮難行者斷然行之不疑丁亥以行義薦 除光陵參奉不赴戊子又 除社稷署參奉時適赴試入都遂拜 命未幾中司馬試呈辭而歸與鶴峯西厓二先生修整退陶先生文集己丑夏 除延恩殿參奉是月登第及拆



號百僚相賀選補承文院正字尋薦授藝文檢閱
會有同僚焚史草事坐罷先生初不與是事而默
不辨拂袖而歸時逆獄起搆誣士類先生亦在逮
中舉家驚懼不色動飲食言笑如平日及就對禍
將不測賴朝廷伸救得削秩而歸自是杜門田里
絕不言時事益肆力於文學不廢程課壬辰島夷
發難 鑾輿西狩先生感慨涕泣誓不與賊俱生
移書列郡糾合同志遠近無不響應推先生爲義
兵大將以安東義將李公庭相裴公龍吉爲左右
副誓心戮力團什伍募糧餉精器械號令嚴明人

皆畏懼服從會鶴峯先生受招諭之 命移檄一
路先生復書曰 國運否塞蠻獠猖獗一廟社兵
燹 鑾馭西遷臣民之痛不如死之久矣只以陋
小之邦昔蒙鄉賢之化徒尚儒雅不習兵馬近來
文教已至早夷而不事武藝如初其義氣不足以
奮勵勇略不足以戡亂瑣瑣庸庸不足與有爲矣
糾合章甫僅得百餘試藝數日凶鋒遽逼難以未
教之卒當其克斥之鋒空券未張血點垂臆未久
賊退更加招集凡得數百餘人操弓者什無一二
雖不能奮擊長驅亦可以設伏要害庶望伸其孤



憤以遂死長之志矣但念軍旅無素統御非才兵
孤勢弱加以飢困之色器械蕩盡皆是斬木之兵
以此舉事恐難自濟然忠義之心出於性分守死
致命昔粗講聞唾手蠻雲志欲掃蕩腥穢誓心天
地不與此賊俱生云先生因安集使獻議于巡察
使凡四條曰立紀律嚴黜陟明好惡謹延攬冬移
陣于醴泉松丘村與賊壘相對設機抄捕多所斬
獲縛獻倭酋于巡營適當除歲日有詩曰孤燈旅
舍鐵衣寒人道今宵歲已闌一日能添雙鬢白百
年惟有寸心丹其愛 君憂國感憤敵愾之志溢

於言表癸巳五月又移陣于密陽以逼賊鋒端人
李氏計至母老子弱不能成忝暫歸而蒞參卽馳
還陣所行至慶州遭疾遂不起享年三十有九一
軍號哭士氣摧沮遠近識與不識咸齋咨涕洟卽
返葬于縣西知禮村乙未朝臣有以死國事 聞
特命復舊職 贈承議郎弘文館修撰 天啓丁
卯奉遷衣冠于居音谷後戊申又遷于松音洞後
某年又遷于安東居仁村金鶴山坐壬之原端人
李氏退溪先生之兄子進士宰之女柔嘉靜淑配
君子無違德先生一月卒享年四十二前後四



遷其墓皆與之同塋先生天資粹美聰穎絕倫而淵源之學得之家庭雖未及攝齊於陶山講席而誠心向慕研究遺訓反躬體驗之功日有所事而人不得窺其際太極陰陽之辨心性理氣之說歷代理亂興壞之跡以及天文地誌兵謀師律醫方卜筮之流無不貫穿剔抉窮其源流諸家注疏先儒議論亦皆講究疑晦辨析同異或心有獨得意有未瑩則隨手劄錄就正於趙月川鶴峯西厓諸先生平居未明而起盥櫛衣冠拜於家廟省繼母夫人及世母嘗就所居之南置小齋取朱子語扁

以近始日靜處其中左右圖書研精覃思至忘寢食先生事親至孝怡愉色養先意承順奉先必盡誠敬雖盛寒沐浴更衣坐終日如對神明待宗族務盡敦睦雖踈遠必致其款處鄉黨和而義雖微賤必致其恭接朋友久而愈敬與貴趾南先生致利多所往復辯難又與松巢權公字琴易裴公龍吉託道義之交講論資益爲多尤好古禮儀禮禮記等書反復參觀究極其要當時士大夫家有疑文變節咸就而質焉昏禮俗弊不行親迎之節先生慨然行之告廟迎壻之儀送女命戒之辭一



用家禮鄉里歎服有慕而效之者先生容貌端莊
辭氣和平倉卒無疾言遽色雖處幽獨不設惰慢
之容治家有法肅然若朝廷聞人之善喜形于色
而因加勸勉見其有過則從容規責使之自改人
皆慕悅薰灸成就者甚衆性不喜華靡食取療飢
衣取蔽體輕財喜施與朋友有困窮無託者或資
以車馬衣服焉其在陣中痛國步之艱難憤殺虜
之日肆語及必泣下霑襟嘗語人曰吾旣斜率義
旅期滅醜虜而兵單勢弱成敗利鈍未可逆觀不
幸而不能支吾惟有一死以報 國耳誓不偷生

以苟活也聽者無不改容增氣隨機敵義聲大
振廵使金公晔嘉其斬將獻馘爲一道義兵之首
右義將金公沔贊其奮忠舉義盡心討賊求諸古
人而未易得蓋其忠義之氣設施之略固已著於
一路庶幾沮遏賊衝奠安民生以基 國家中興
之業而大勲未竟中途摧賈志士千載之憾當復
如何哉先生嘗讀四書有求益錄與高提督應陟
講先天圖于陣中卽古人橫槊論道之遺意而今
皆不傳于世有行軍須知一篇首論爲將之道次
及禁令選卒選馬措糧講武等事而以誠信仁愛



固結人心爲本又有西行日記鄉兵日記其用兵禦敵之方倡義死事之蹟大略具焉而皆見失於兵燼日記亦逸其半惜哉詩文雜著僅有若干卷文章平淡典雅辭理俱到詩亦冲澹蕭散絕無世俗浮艷態至於理氣之辨則辭嚴義精發明李先生氣隨理乘之旨而破世俗一種喜合惡離之病夫以先生才資之美問學之正享有壽考以充其中晚之工則積累飽飲之餘濼造自得之功庶幾紹遺緒於旣絕啓後學於方來而盡瘁王事畢竟齋志以沒世天意有未可知然善讀者得其遺編

而覽觀焉亦足以見其學問之造詣忠孝之大致矣而又何恨哉先生有四男三女男長光繼嗣聞先業薦爲教官 贈執義次光實光輔生員光岳女適都事朴檜茂參奉柳岳參奉李時明光繼以弟之子礪爲后亦有學行 贈左承旨光實五男礎礪礪硠硠三女婿權鑑吳益勳李民標光輔三男恂進士怡謹六女婿丁時泰邊之斗進士趙頰琴以哲李至遠權憬光岳三男礪礪礪三女婿金墳蔡益夏生員姜珞朴都事有子料文科李參奉有子尚逸亦參奉礪又以硠之子純義爲後 贈大司憲



純義之子曰岱同知中樞岱之子曰智元外孫曾以下多不盡載先生棄後學且一百八十有七年其聞孫整俾其從父弟瑩屬象靖曰先祖事行僅有誌傳若干事而記載之狀尚未有屬筆盡惠以一言焉象靖藐然後生無所知識何敢與聞此事仍竊惟少從先輩長者後側聞先生之高風遠韻而有執鞭之慕焉得以荒蕪之辭託名卷末以少效區區之悃亦與有幸矣謹据家牒第錄如右以俟夫秉筆君子之攷信云謹狀歲己亥十月下浣韓山李家靖狀

墓碣銘

近始齋金公諱堉字達遠其先光州人也佐麗太祖位司空者曰吉其後遂大顯有諱光存知門下省事諱稹藝文館大提學諱章榮於公八代祖也入 聖朝諱天利密直副使三傳而官縣監 贈

參議者諱准高祖也會大父諱孝盧生員 贈參

判大父諱緣江原道觀察使金氏之移居禮安使子孫為禮安人自參判公始觀察公有二子長曰富弼號後厓堂園子生員次曰富儀號挹清亭亦園子生員皆累徵不起師事退陶先生以篤學向上著焉公



挹清公之子也妣安東權氏正郎習之女公生七
日夫人歿後彫公顧復甚至甫五六歲嘗有疾乳
媪抱使旋怒罵曰何得向祠廟爲其異質如此既
長讀書提躬惟古禮是將丁丑持後彫公心制終
三年不懈壬午罹父憂毀甚人莫不感其孝丁亥
有薦者除光陵參奉不赴明年又除社稷署
參奉旋中司馬辭述又明年又除延恩殿參奉
旋中別試第先是公以行義著聞鬱爲山南望人
遲其登庸及折號百僚賀于廷選隸槐院俄薦入
藝文館爲翰林未幾因同僚焚史草坐罷公實不

與也時有逆豎誣引公緹騎律及鄉廬家人失驚
懼公不色變及赴獄事無實只削秩以歸越四年
萬曆壬辰逆倭猖獗國步播遷公時在田里灑
泣誓天投袂以起倡率義旅衆推公爲大將公部
勒諸同志以李公庭栢裴公龍吉爲左右副義聲
大振於是貽書招諭使鶴峯金先生言起兵狀甚
悉辭旨忼慨悲壯讀者皆涕焉立安東壘臚醴泉
賊已又生獲苗獻觀祭營對衆軌泣語曰吾旣抗
義期滅醜奴成敗雖未可逆觀惟有一死報國耳
當癸巳除夕賦詩曰孤燈旅舍鐵衣寒人道今宵



歲已闌一日能添雙鬢白百年惟有寸心丹遂移
壁密陽聞端人李氏歿喪不成暫馳還一宿便趨
駕歸未至軍疾作復于慶州逆旅六月十九日也
距其生嘉靖乙卯得年三十九一軍號哭如雷遠
近聞者如悲親戚嗚呼爲人臣爲國效死固天地
間卓行不可尚已然苟非事皆合理可以死而死
者古人謂之一節若公者參之以平日篤學之操
其死也豈無所本而然哉公自少慨然志聖賢之
學服習庭訓私淑退陶以粹美之資兼博約之工
靜坐書室俯讀仰思有得則疾書有晦則就月川

鶴峯西厓諸先生而曾焉尤喜讀禮書每與賁趾
南先生致利辨論節文同異以及歷代治亂之跡
無不領略貫穿旁通天文地誌兵謀醫卜之書日
有所事而人不得窺其際以故發而爲用者事親
則至孝也奉先則至誠也敦宗族則宗族懷教鄉
黨則鄉黨式於婚禮必復親迎之儀於困窮不惜
施與之財不勞而人自服不求而譽自洽蓋莫非
真知實踐之推也以是觀之公之見危授命死得
其所未始非體全用備也明矣時丁不辰不克卒
大業天曷故焉乙未 宣廟特贈公弘文館修撰



所以褒忠也公之墓凡三遷卒葬於安東金鶴山
壬坐之原公爲詩文典雅明習文質簡具其中四
七辨發明退陶理發氣發之旨漢斥後儒好合惡
離之病尤可以百世以俟而不惑云配真城李氏
宰之女游之孫於退陶先生爲姪孫女貞靜柔順
親黨咸服先公一月而卒壽四十二窆同穴凡生
四男三女長光繼童蒙教官一贈執義次光實次
光輔成均生員次光岳三婿都事朴檜茂參奉柳
岳參奉李時明也光繼無子以光實子礪之子礪
有學行 贈左承旨光實五男三女男礪礪礪

礪婿皆士人光輔三男六女長恆進士次怡謹婿
皆士人光岳三男三女男礪礪礪婿皆士人朴檜
茂一子曰料文科柳岳無子李時明一男尚逸參
奉內外曾玄孫男女凡九十餘人不盡載銘曰

公在南齋左圖右書從容禮樂之廬公在禁省珥
筆含香蕭灑翰林之郎一出抗義鐵衣耀霜何其
忠膽之張大樹遽折馬革還鄉天道之不可詳匪
學曷忠匪忠曷殉嗟哉中途之殞我銘以刻俾詔
千億允矣懦夫之立

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兼兵曹判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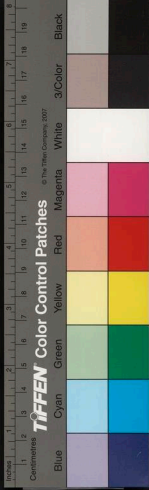
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提
學藝文館提學 世孫左賓客 奎章閣提
學知 實錄事蔡濟恭撰

墓誌銘

李玄逸

近始先生金公旣歿九十有三年一日先生之孫
國子上庠恂以其家傳來命玄逸曰皇大父德善
行誼宜有誌也始以國難未平葬不及銘因循遷
就以迄于茲恐遂荒墜獲戾幽明亟欲納銘幽堂
以覺于後而世彌遠知者益鮮莫可以銘誌屬者
獨吾子習聞於家庭必能道吾祖事其爲我誌之

玄逸起拜辭謝乃言曰玄逸之先人嘗受室以先
生之女公之姑卽我之先妣先人雖未得及先生
無恙時親承聲歆而從遊賢子間得於遺風餘韻
者爲多玄逸幸以事契之重獲庇餘麻景仰尊慕
不此凡人其於今日之義固不敢辭者惟是晚生
遐陬學未聞而文甚陋其何以能言德行傳示久
遠敢百拜而辭上舍君重以大義見責於是不得
終辭遂撮其家傳參以所聞論次其事如左謹按
光之金氏實新羅王者之後新羅之衰王子興光
知國將亂避地光州是爲鼻祖高麗時有諱吉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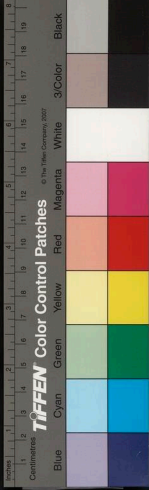
太祖有功階爲大宦位爲司空厥後世居光州累
葉台輔人號所居里爲平章洞 國朝有諱淮知
陰城縣事李 贈兵曹參議始居安東生諱孝盧
成均生員李 贈吏曹參判又遷于禮安生諱緣
江原道觀察使生諱富儀成均生員遊退陶老先
生之門得聞爲學大方娶權氏女以嘉靖乙卯二
月某甲子生先生諱坡字達遠生七日而母夫人
歿鞠於世母河氏稍長讀書砥行有志古人之學
卓然發成聲譽藹諸公名人莫不歎服期許至
忘年位與之交初觀察公有二子其長曰富弼別

自號後彫堂於先生爲伯父無子視先生如己出
先生生事盡孝道歿致心喪三年萬曆壬午丁外
艱廬于墓側惟朔望來奠凡筵終制不交外事丁
友有薦者 除光陵參奉不赴戊子 除社稷參
奉乃拜 命是歲舉司馬明年夏始脫褐衣選補
承文院正字俄薦藝文館檢閱冬坐史院同僚焚
草事落職還鄉會有逆變遭誣就理有宰臣爲之
言事得已削奪歸田里自是杜門却掃絕口不言
朝廷是非放跡在外積三四年壬辰夏倭亂作
浹旬之內三都失守先生痛憤 宗國非常之變



倡起鄉兵糾率同志爲捐生赴義之計會鶴峯金
先生受招諭之命移檄道內先生答書曰烏夷猖
獗鑿輿播越痛切臣民生不如死顧惟僻陋之
鄉徒事翰墨不習弓馬獨張空拳恐難自濟然忠
義根性志切復讎誓心天地庶伸討賊之義八月
進至安東列邑義兵推爲大將乃部署寬容移陣
龍咸之境隨機應會欲有所爲癸巳正月天兵復
平壤賊撤兵遁交於是乘勢捕斬獲首級頗多因
追賊南下與諸軍會密陽五月聞端人李氏喪念
繼母老子幼無兄弟雙歸商家事卽馳還陣行至

慶州發疾卒春秋三十九計至一軍號痛如悲親
戚遠近識與不識莫不嗟惜曰善人公矣以是年
十一月庚午葬縣西知禮村癸坐之原與上洛公
金方慶之墓同原蓋先生於上洛爲外裔故也乙
未秋 上念先生忘身殉國之義 特贈承議郎
弘文館修撰天啓丙寅上洛之孫有按鄧本道者
勸令發移先生之墓明年二月權厝齋舍後麓會
國有金革事不得擇地安厝事定奉空居音
谷坐卒向乙之原十二月某日也其後戊申以卜
人言又遷松音洞西坐之原月日四月二十四日



云先生天資粹美儀度謹嚴其爲學眞知實踐得
聖賢門路之正事親盡其力奉先極其誠治家有
法內外斬斬於族姻鄉黨致睦敬讓之道吉凶
慶弔禮無所遺周窮賑乏亦無所愛其力嘗出捐
一匹馬以濟窮文之急審取予謹然諾容人小過
樂道人之善交際不苟久而能敬與南賁趾致利
權松巖好文權松巢宇徐樂齋思遠郭存齋越爲
道義交對榻講論書疏往復無非文修切磋之益
就所居之南闢小齋揭號近始日讀書其間沉潛
經訓博考禮書究其要歸訂其同異以及歷代治

亂興亡之迹無不領略通曉至於天文地誌兵謀
師律醫方卜筮之說亦皆涉其源流識其大者學
子造門請業隨其才品告語不倦常恨未及樞衣
親炙於退陶之門將理餘韻尋墜緒有興起斯文
之志遭世艱虞殄瘁以歿豈不爲後學無窮之恨
哉初退陶先生有四端七情辨近世號爲大儒者
倡爲理氣無互發之說譏老先生以爲義理不明
至是先生爲作說以辨之其言曰彌滿六合流行
古今者理氣而已人之一身合理與氣而成者也
四端之發雖不可謂之無氣而以其爲主者理故



云理發而氣隨也七情之發雖不可謂之無理而以其為主者氣故云氣發而理乘也從古聖賢就其不相離之中拈其不相雜之妙以爲言近世一種議論必欲合理氣爲一指老先生理發氣發之說以爲誤殊不知此說實本於朱子詆老先生乃所以詆朱子也此其見識之真息邪之功豈近世儒者所可企及哉所爲文不事雕飾而平實溫雅指意明白爲詩渾厚冲淡類其爲人平生所著述多散失兵火中獨如千卷藏于家端人李氏系出真城祖曰漪父曰宰於退陶先生爲姪孫女柔嘉

貞淑配先生無違德先先生一月卒年四十二自始葬比三遷其墓皆與之同窀有子男四人女三人男光繼童蒙教官有儒行次光實次光輔成均生員次光岳長女婿察訪朴檜茂次士人柳岳其季歸于我先君諱時明姓李氏嘗爲陵署郎教官無子以光實之子礪爲後光實五男三女男曰礪礪礪礪女皆嫁爲士人妻婿曰權鑑吳益勳李民標生員三男長恒進士次怡懂六女長適士人丁時泰次生員邊之斗次士人趙頰琴以哲李至遠權暉光岳有三男三女男曰張礪礪女適士人



金墳生員蔡翊夏士人姜珪察訪有一子曰料柳
尚無子一女嫁爲士人鄭億妻我先妣蚤卒有子
男一人女一人男曰尚逸參奉女適士人余國獻
礪又無子以硯之子純義爲後內外孫曾玄男女
凡九十餘人嗚呼以先生生質之美好學之篤若
使天假之年卒究大業則其進而及斯民退而幸
來世爲如何哉而不幸盛年淪謝曾不得少延可
悲也夫雖然推其有亦足使人忘私起懦有衛道
距諛之功則亦未爲終不幸也銘曰

嗟惟先生誠慎端懇持守之嚴踐行之篤謹謹其

孝譽譽其忠有文有武有言有功伊昔從容詩書
法度慷慨臨戎其容暨暨亦既論著式遏諛淫于
前有耀不寧幸今循厥始終奚憾奚愧銘以昭之
以覺來世

先考通仕郎行藝文館檢閱兼春秋館記事

官 贈承議郎弘文館修撰知製 教兼

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官府君家狀

公諱坡字達遠其先光州人在高麗有曰光存知
門下省事於公爲十二代祖也高祖諱淮陰城縣
監 贈兵曹參議曾祖諱孝盧成均生員 贈史



曹參判祖諱緣嘉善大夫江原道觀察使兼兵馬
水軍節度使考諱富儀成均生員妣安東權氏正
郎習之女也以嘉靖乙卯二月二十七日生公七
日而大夫人違世見養于伯父公生有異質自五
六歲岐嶷異凡兒嘗有疾不能行乳母抱持出門
向家廟而溺之輒怒叱卽避于他處有十餘歲慨
然有志於性理之學精勤刻勵日夜研究又旁通
舉業至乙亥魁漢城試丁丑冬遭伯父喪服纓闋
而壬午夏又丁外艱凡百節文一遵文公家禮或
以古禮難行於今止之公乃斷然行之而不疑哀

毀踰禮柴齋骨立人莫不服其誠孝丁亥冬廷臣
以行義薦聞除光陵參奉不赴戊子二月又

除社稷署參奉時公將入會試在京城不得已謝

恩是月中司馬試三月呈辭還家與柳西厓成

龍金鶴峯誠一修整退溪先生文集于屏山書院

己丑二月中別試鄉解四月上京又除延恩殿

參奉是月登乙科及第選補承文院正字尋遷爲

藝文館檢閱是年冬以同僚焚史草事見罷焚草

時公以式暇在家公雖不與亦不自辨卽拂袖歸

來于時逆亂方急謀陷士類者因時得逞其志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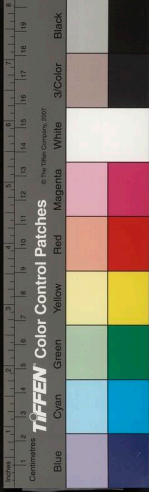
高公被薦時李震吉在館以此構公 啓請拿鞫
公行未到而金吾吏已至于家矣一家驚惶號泣
走伴迎告公略不動色飲食言笑如平昔到家翌
日登途逮繫禁獄禍幾不測賴一二人營救獲免
但啓削官秩自後閉居山野無復有意於當世因
得肆力於文學益自勤苦不廢課程逮至壬辰島
夷陸梁公聞京城不守 鑾輿西遷未嘗不慷慨
憤激歔歔掩泣移書列郡糾合同志遠近無不響
應衆推公爲帥軍號曰鄉兵自舉事之後益自奮
發驅馳矢石之間未嘗一日安于家八月上招諭

使金誠一書曰 國運否塞蠻獠猖獗 廟社兵
燹 鑾馭西遷臣民之痛不如死之久矣只以陋
小之邦昔蒙鄉賢之化徒知儒雅之可尚不解弓
馬之兼習近年來文教已至卑夷而不事武藝則
如初故其義氣不足以奮勵其勇略不足以戡亂
終歸瑣瑣庸庸不足與有爲矣亂之初也勢未及
事中間糾合章甫僅得百餘試藝數日兇鋒遽逼
難以未教之卒當其充斥之鋒空耆未張血點垂
曾未久賊退更加招集凡得數百餘人而操弓者
什無一二雖不能奮擊長驅亦可以設伏要害庶



望伸其孤憤以酬死長之志矣但念軍旅無素統
御非才兵勢孤弱加以飢困之色器械蕩盡皆是
斬木之兵以此舉事恐難自濟然忠義之心出於
性分守死致命昔粗講聞唾手變雲志欲掃蕩腥
穢誓心天地不與此賊俱生云是歲歲除日陣于
醴泉與賊壘相對有詩云孤燈旅舍鐵衣寒人道
今宵歲已闌一日罷添雙鬢白百年惟有寸心丹
其愛君憂國至誠惻怛之意溢於言表癸巳五月
端人以疾歿于家時公領兵在密陽聞喪冒暑馳
來到家畱一日卽還向陣所中途遘疾六月十九

日卒于慶州之逆舍享年三十九卽返櫬于禮安
其年十一月庚午合窆于縣西知禮村南向之原
其後朝臣以其事聞乙未特命復職贈承議郎
弘文館修撰嗚呼尚忍言之哉公先考挹清府君
嘗遊於退陶先生之門得聞古聖賢爲己之學公
以精粹之質私淑於詩禮之庭潛心大業日乾夕
惕自聖賢用心之妙學者造道之方太極陰陽之
辨心性理氣之說以至諸家註解之舛錯不通者
諸儒議論之歧異不同者無不講究必知其所以
然或心有所自得處疑晦未曉處皆隨手劄記以



備參考或就正於趙月川柳西厓金鶴峯諸先生
其平居必處于外寢未明而起盥櫛衣冠拜於家
廟次及親庭退而危坐一室左右圖書研精覃思
終日不懈至夜分乃寢溪南開書齋扁曰近始每
與同志對榻講論于此尤好古禮儀禮禮記等書
無不參觀并通當時士大夫家有變禮難處者必
來就質焉忠義出於天性其在戎幕憫國勢之
日去痛孽虜之肆毒語及乎此以至慷慨泣下以
敵愾排患爲己任嘗語人曰吾旣爲司命兵勢單
弱成敗利鈍非所逆觀當極力轉鬪勢窮則死耳

誓不偷生苟活也人見辭氣壯烈言語激切無不
改容增氣癸巳夏唾手南下義氣大振將有所爲
也中途而殞天胡不怒事親至孝怡愉色養不違
其志定省溫清必竭其力奉先必盡誠敬致齊之
時則雖冬月必沐浴更衣危坐終日如對神明且
近世士大夫家嫁娶之時多循俗禮親迎之禮不
行久矣公之嫁二女乃慨然行之告廟迎壻之儀
送女命戒之詞一如古禮鄉黨莫不慕效以爲知
禮氣質純粹容貌端嚴不言而人自信不威而人
自畏雖在倉卒未嘗見急遽之色雖居幽獨未嘗



見怠慢之容治家嚴峻有法度閨門之內若朝廷
焉於親屬雖踈遠必致其愛於鄉黨雖微賤必致
其恭好善如不及嫉惡如讎隙傭輩間有一善事
則喜見于言因而勉進以成其美聞有過惡則憂
形于色從容規責使其自改人皆向慕愛悅薰灸
而成就者甚衆又不喜華靡食取充腹衣取蔽體
輕財喜施朋友之困窮無託者則或資之以車馬
衣服平生志同道合與之講論切磋者資趾南公
致利於窩權公守其人也配端人李氏進士宰之
女性貞靜柔順重厚寡言奉舅姑必盡誠孝事君

子如待嚴賓待姑二十餘年未嘗私蓄貨財又未
嘗私作飲食上自親族下至婢僕未嘗見恚怒之
色人皆服其順德先公一月而卒享年四十二與
公同穴而窆有四男三女長光繼娶生員李山岳
女次光實娶幼學李潤壽女次光輔娶承旨權文
海女李光岳幼女長適士人朴檜茂次適士人柳
岫季幼子光繼泣血謹識

傳

金圻

前翰林金坡資稟夙成篤於孝敬稍長有志聖賢
之學尊吾師抑異端為心恣而盡其禮祭而盡其



誠遠近朋舊莫不以遠大期之歲壬辰島夷衝突
宗社爲墟生靈魚肉郡縣守宰望風奔潰坡以
書生慷慨悲憤乃與鄉隣父老子弟倡義奮起移
書列邑莫有後至者於是身自領之或令精銳乘
夜擊之斬獲二十餘級沐雨櫛風夙夜靡盬一心
殲賊不知有身蓋其天性然也癸巳夏移陣東京
星隕諸葛之營尸裹馬援之革嗚呼惜哉越三年
乙未 國家錄死義 贈弘文館修撰有子四人
長曰光繼

龍蛇記事

金玲

前翰林金坡起兵於安東初禮安父老收聚鄉兵
號奮義柳宗介敗後安東等地列邑士子合兵數
千人以坡名儒重望推以爲大將生員李庭相進
士裴龍吉副之坡持軍嚴整賞罰當於理雖平日
親厚之人亦不貸軍中肅然

義兵將金坡率子軍初賊之南走也坡率諸軍赴
下道追擊之聞妻李氏病重急於王事不遑來視
旣聞訃馳哭恣次卽還陣所親舊恐其致傷咸止
之坡曰今 天兵遠來逐北我爲軍帥以私故退
後可乎遂命駕而出至慶州駐師時感熱因勞傷



疾作而卒

金坡字達遠禮安人天資純粹志行甚高潛心性
理之學非禮不履一以古人自期自少已卓然有
重名以薦拜參奉歲己丑登第爲翰林因事罷歸
及爲義兵將孜孜忠勤夙夜不怠揀遣精銳遏截
賊路斬獲甚衆焉當其登進也士林相慶皆以遠
大期之不幸遭亂不大厥施而歿知與不知無不
痛惜以爲生民世道之不淑

祭文

趙穆

長途遠志遽至於斯噫遭時之變糾旅興師噫翱

翔翰苑草裏尸歸噫幼穉盈前鶴髮在堂噫夫方
婦方一時俱亾噫兩世交契老我悲傷噫

又

朴惺

惟公美挺玉而秀蘭冀外氏之昌大蚤抗志于先
民期造詣之爲最哀旻天之不慙信渺茫而莫測
謂福祿之旣艾積祖先之懿德將有善之可遷謁
羣行之炳蔚抑形氣之未完譽松茂而山屹竟神
理之憊差但失聲而哀號始趨向之旣同指往哲
而翔翱一爲親而暫屈或抱病而優遊懼素志之
不振抱終身之幽憂時飛牋而提警恍同堂而合



席約晚景之同居惟里仁之是擇資麗澤而浸濯
擬收功於棗榆襲陶山之遺芳欣進德之不孤共
徜徉乎水石忘來世之無多嗟此計之在苒隔千
里於干戈奄蘭折乎中途心恟怗而驚疑痛青瑣
之墜地孰斯道之可期念佳約之雲散增余生之
踽踽自達遠之云以舊學日以鹵莽嗚呼公之生
也孝悌忠信學以充養勉勉長進公之逝也君子
曰終不朽者存令譽無窮嗚呼已矣

又

前人

櫟樟挺秀風何爲乎披之蘭蕙峻茂霜胡爲乎折
之紫霄扶搖忽墜九萬之翮長途方驚竟歛千里
之跡生必有死孰能使余而悲傷以斯人而耆齡
爲吾道而沾裳心期寥落獨踽踽其誰從君今在
世吾豈舍禮而于於宿草三年始余與其一觴誰
與交修我心方一何長

又

裴龍吉

嗚呼達遠胡至於斯天心杳冥固未易窺斯道甚
孤我心傷悲故叙疇曩以憑哀辭昨歲海鱸之狂
獠方舉一國而長驅 鑾輿播越於關塞黎庶膏
血於齊斧閭井爲之煙空田畝爲之榛蕪二百年



宗社丘墟芳舉義旗者伊誰鼠伏林莽之餘方
酸一寸方淚闌干嗟吾遠遼仍膺其間乃與父老
倡義儒冠飛一紙於隣邑示君臣之大閑曰與其
鼠伏而死寧伐賊而幸生與其屈膝而辱寧死義
之爲榮見之者旻衝冠聞之者淚沾纓糾合數邑
之同志指直縣而會盟因推衆芳上將壇中福枝
方爲營責戰攻於武夫采敵策於友朋務平手而
處事愧赫赫而近名或伏戎方或火攻賊不得以
少寧當漢兵之南征芳壹聲勢之大振策疲散之
義旅期獲醜而執訊聞內子之新衣服纜成而返

軻何炎荒之遘癘大星忽焉犯陣豈不慎乎疾病
信倚伏之難詰非一陣之不幸實民生之無祿斯
皆移忠之故占諸家而可卜爲政乎家一味維則
色養萱堂春風滿園朝省暮定夏清冬溫居廬盡
禮享先如存伯母同堂篤義敦思此豈聲音笑貌
爲哉方循所稟而不汨清與之氣粹與之質溫醇
淑均端原懇實凝然靜坐表裏如一不愆其儀動
求中節入中之士士中之傑譬金在礦如玉在璞
苟發其光彩必映日在諸中者旣如此方宜晬盎
於面背雖所性鮮有欠缺舍問學則或蓋昔先友



方號後彫佩陶翁之至誨承鯉庭之嚴訓遵繩墨而不悖沂伊洛之源流窺孔孟之閭闕大而天地之博厚小而草木之華實幽而鬼神之屈伸明而日月之運斡近而物則之懿遠而古今之蹟江漢之所以流山岳之所以峙莫不深究乎其故方要同歸於一理又得黃趾與松窩方相與講劇而不已中間死亾之相繼方懼斯文之墜地胡不享乎中壽又背人世之局促想同遊於九原揆未盡之幽蹟悲鶴髮之在堂喜鳳飛之共卜實脩短之在命又誰欣而誰憾小歌曰春生方夏長諒天地之

大德也生榮方死悴乃造化之所役也唯最靈方參三何壽天方不一也賢者天方愚者壽尤不知其所極也倡歌曰蕙蘭方茁天胡爲乎下霜松栢方聳壑風雪又從而戕之鸞鳳方摧折鷓鴣方翱翔思塞產方將何怨香漫漫方不可量嗚呼世道日汚人心不淑士習橫決聖學湮塞紛汲汲於進取竟汨沒於科業日妄議乎朝政競分朋而相激唯君子恬於勢利信頽波之柱石斷外馳之雜累取古書而是習念瑣瑣而諉聞陋豈止於獨學歲單闕之云暮接高明而心服見未見方聞未



聞識斯道之標的戰詩酒方忘形辨義理方更僕
寘賁攻王之益自愧他山之石手新失乎左右悲
豈啻乎天奪輕余誰攻安余誰警誕誰使訥勳誰
使靜茅廛將塞誰爲之屏古書疑晦誰與之訂我
思若人涕淚沾臆嗟裹屍而北征余方卧於床褥
緇未執方哭不時念平生而濃忸矜白日而茫茫
望青山方漠漠余將軒琴易而中處方身與世而
相絕尋儕輩而講討期不負乎前約獨若人方云
亾世難得乎好學然則誰知余小歌之悲方必有
甚於痛哭也耶嗚呼哀哉

又

金圻

愷悌之性端雅之姿會閔之行陶柳之詩生庭蘭
玉出俗珍竒謂享遐壽胡遽至斯生丁不辰遭世
亂離干戈糜爛主辱臣危憤斗許膽書一紙移
登大將壇爲衆所推列邑爭陷誓心殲夷靡室靡
家極力殫思擲沐風雨觸冒隆曦但知有國不
計身疲義勝謀立孰慮不支營星夜隕計音_{二守}
在家初間將信將疑牛舉忽至馬革裹屍萬里鵬
程中途於戲命耶數耶天道難知生若有爲死何
不禧纔夢白炊逝不經時偕老未成同穴有期誰



托誰依堂有雙慈何怙何恃五六孩兒嗟嗟我弟
士林著龜年雖後我學實我師君今已矣我失誰
規入君之門但見裳帷思與君言不見容儀今當
卽遠余懷之悲謹辰適臨情禮有虧一痛永訣萬
古長辭

又

辛敬立

學慕孔顏忠如諸葛鞠躬瘁裹屍馬革

又

郭越

吾道既晦絕學誰抗狡虜尚熾義伐誰將時耶命
耶詰人其妾行潦一酌萬古長悲

又

李庭栢

溫溫如玉若人尚德十載書寫對聖賢於黃卷一
月蘭臺困冶長於繚綫返初服於蘭臯若將終於
丘壑風塵忽起四方魚肉奮義南服多士雲集誓
雪國恥再奠我東師忽次於五丈星又落於管
中命矣斯人非慟爲誰伊我庸愚幸不如遺共事
兩載情義彌篤思半生之浚契痛幽明之永隔因
薄奠而叙哀庶英靈之來格

又 戊申遷厝時

校院儒生

氣稟清淑彩應奎壁曾次灑落家傳詩禮行篤孝



梯粵自妙歲美玉精金琢磨功淡譽標儒林汲古
修綆獲索參證快刃肯繁蜚英翰院能書汗簡銖
鉞華哀丹冥墜菌輝映縉紳爭賀得人世道難容
丘園欽蹇專事研窮庶幾造詣踐履實地以普厥
施遭世孔棘烏夷肆毒蕩我南服大駕西遷列
邑無人公乃忘身倡義討賊志在殉國忠憤對
切未掃凶鋒星殞營中奈何蒼穹邦國殄瘁烈
士血視斯文已矣觀其所立資於學力其光烈烈
名流千後死而不朽孰謂未壽瘡念嗟惜哀贈
遽及泉道改色吾黨後學恨未親灸遺風如昨高

山仰止愈古不已頑廉懦起宅兆不利再遷幽缺

重為二字末俗買買人心不古益切悲慕聊薦菲

薄披訴臚臆靈其款格

輓詞

趙穆

偉度英才又妙齡飛黃騰踏奮雲程時厄世亂懷
忠憤兵義師貞敵愾誠星隕龍管天不慙屍歸馬
革志難成君家父子連三契七十年翁哭送情

又

申之悌

達官怕木稼哲士忌龍蛇曾悼鶴峯逝又如達遠
何詩書傳舊業伊洛泝餘波谷喜芝蘭茂人知步



武遐龍鍾慚鄙吝風昔景聲華旅館初傾蓋 天
門共戴花佩符儂守縣投笏子還家湖上看梅數
簾前下榻多去年逢忝亂經歲在于戈淚濕青衫
薄心懸紫極賒憤誓天共戴鳴義檄頗過捧日心
徒切填溟勢則那乍同灘上夢還阻海濱珂卽說
遭盆歎驚聞返柳車行言初不信凶計竟非訛爭
奈邦家瘁徒貽舊識嗟庭孤年未長堂老髮皆諸
俯仰悲無盡幽明路已差音容徒寂寞入世獨姿
娑痛哭無窮意茫茫淚漲河

近始齋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書近始齋金先生遺稿後

先生之居距陶山甚逋先生之生也左
叻也夫及樞右也老先生之門生也
惟而卒家學乃是津門旨訣故先生
於老訓濡染之間固自得至門路之
正先生又天資粹美志重德實向學
之誠進之不己樂小富於所居之南村
文公為學自述物之義以近始齋言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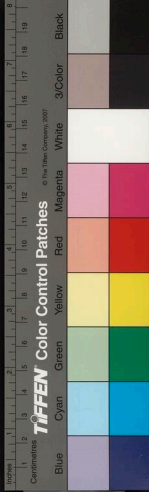
望于中堂有待曰波恬魚不躍山靜
樹無風見者皆于內外輕重之審字也
一時皆以斯文宗匠期許庶幾老先生
之婿也為以歸焉先生亦名利素淡
如不勉循親喪占科第雅志固不在
於此也及于時望傾朝首遂翰苑此
乃先生後軼之初頭而後以子器歸家
名值尊龍地倚龍火起三為守公跡

崩潰宙是時雖守宰達官莫不竄伏
草間偷生不暇而先生獨抗忠奮義
糾合義旅張參雪涕誓不與賊俱生
道內州郡莫不興起感慕未聽先生
先生遂統數十卷心兵出陣龍威之統
飲過西上賊至措畫禁令勸各機宜
士心益厲賊賊相繼上道以名魚肉
緊先生實損及至軍勢稍張前聲



大抵學遂移陣密城以逼賊壘以爲赴
敵必死之計未幾因內子端人李以之
計念至母老子弱不能成喪先生急歸
險諸旋向本陣中路得病易置於慶
州之旆銀一軍號失聲震原野天之
昇才德於先生矣是之厚矣終蕃在壽
出師未捷長使英雄空洒滿襟之淚何
哉先生存軍時及以兵須第一篇學理

爲將之道及至禁令選士選馬措糧
武等之乃穰武以下又悉至半惜哉之
以見存如奪親之空井之元秦釐中窺
而所以誠信仁孝固結人心爲名君而曰
仁義將也雖當將老帥習於行陣也
殆不是過古以得文武全才也如先
軍之謂邪又曰以兵日二卷一爲起
當時所錄也一則南征時所錄也而南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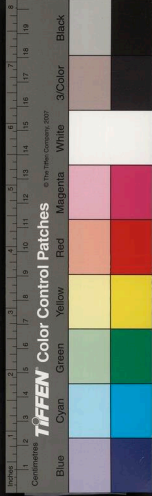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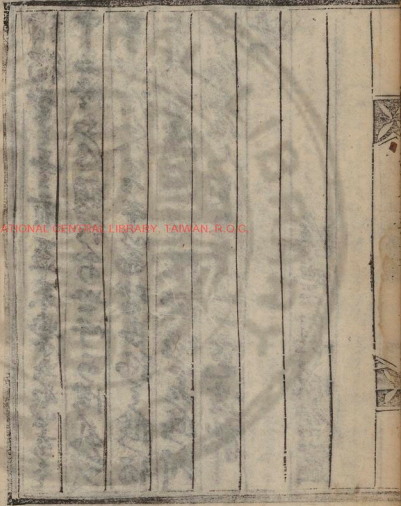
而能又安於喪禍以存身只是操業
名可因此見其勞悴之極斬獲之富
也定坐於室日寫意講學潛心經傳
其為純晦為公與可突師友確究
討論極至要歸善後陸復者不下
數百千卷初生之初覽瓊貯藏以
避兵火而飛之後發之為蘇文引濕
皆為腐爛不可考矣唯定坐之能

讀猶至之至有益來學之也其在
中五格而後顯於世呼可愕外又
其他待文者平以節子孫之授功
士友家隨得傳錄疎略以此所
得後為人間共奉山一毫也耶
噫

後學真城李簞



壬名傳東之香糾
 合鄉旅左右 王師
 以殉國家之難推
 嶺南五感石家海至
 古源學術藝為家
 名不近始富金先生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KUALA LUMPUR, MALAYSIA

先生不幸為聲譽繼倡
魁宿遠隨以事合志士
之恨然觀其拔勁筆
金先生素旣慨高軀
忠誠至涌有祖士雅
擊揖之志步天似

年奮發其事業深則
李統者閩山之魁而深
不宋府生業府之官必
居下事危矣此忠君愛
國之意里志傑傷能若
此哉先生之父挾漢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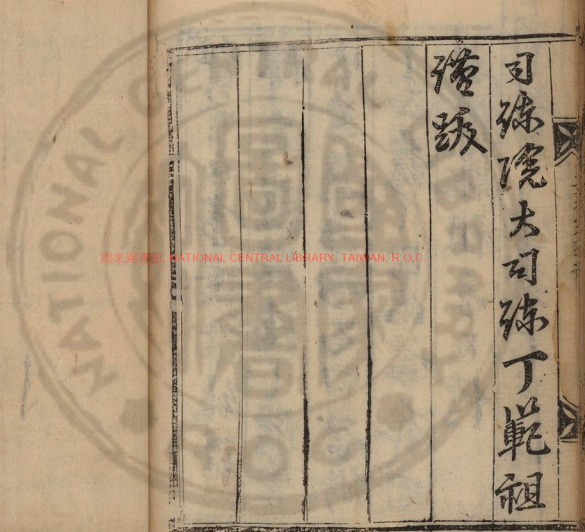
嘗師事退溪李先生
泊中五原大亮先生早
懿庭訓潛究大業編
性理雜俚禮斥邪說
正為己任就趙月川柳
西庵鄭嶧諸先生誨

賢子多年瞻雅能啟
揮其蘊奧洽之修安
生造集其時不曰學術
正露之忠家哉固
無待範祖之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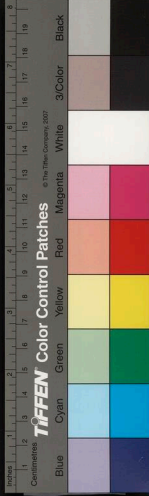
上之七年通設大方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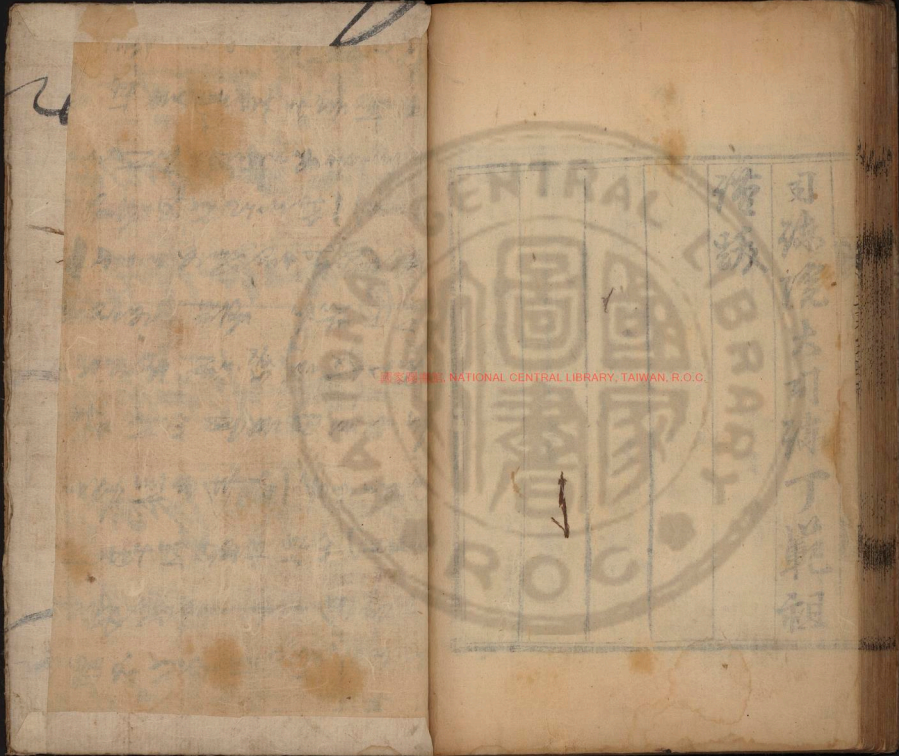


司孫院大司孫丁乾祖
德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